家禮源流 壬

續錄

家禮源流續錄目錄

卷之一

卷之二

家禮源流續録卷之一

天子諸侯冠禮

家語 孔子曰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而嗣立周公攝政明年夏旣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示有君也○又曰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又曰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玉藻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

大戴禮 有公冠篇加元冕爲四加

左傳 魯公十二而冠○歲星爲年紀十二而周於天天道備故人君子十二可以冠自夏殷天子皆

十二而冠○程子曰雖天子諸侯必二十而冠○荀子曰天子諸侯十九而冠

補 **家語** 孟懿子問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子曰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周公冠成王而命祝作頌曰使王近於民（得民心也）遠於年（壽長）嗇於時（不奪民時）惠於財親賢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章爾祖考永永無極○諸侯之冠異天子與（怪天子無冠禮如諸侯之冠故問之）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冠也（主喪已重於往成人之服矣）與人君無所殊

通考 周氏曰自夏以降不特諸侯有冠禮而已
義天子之元子諸侯之世子皆用士之冠禮果

元子世子之年未及冠而天子崩國君薨則元子世子亦有君道而復用士禮可乎

天子諸侯昏禮

昏義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

得適責見現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滌其穢惡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脩男敎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

祭統曰旣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

[illegible]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何重國家廣繼嗣也娶九女亦足以承君之施也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必一娶何防淫佚也為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儀也備姪娣從者為其不相嫉妬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有之也不娶兩娣何傳異氣也娶三國女何異類也恐一國血脈相似俱無子也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還待年於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

○[illegible]曰春秋喪昏無譏蓋日月自見不必譏也唯哀姜以禫中納幣則重疊譏之聖人欲顯其居喪納幣之罪故書婦姜便成之為婦也其意言雖至四年方逆女其實與喪昏同也(遺書)○又曰仲子是惠公再娶之夫人諸侯無再娶理故只書惠公仲子不書夫人也又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理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又曰逆夫人是國之重事使卿逆亦無妨先儒說親逆甚可笑如秦君娶於楚豈可越國親迎耶所謂親迎者迎於館耳文王迎於渭亦不是出疆(遺書)○[illegible]曰左傳云國君十五而生子是人君早娶所以重繼嗣也

補[家語]哀公問人道孔子曰大婚為大大婚既至冕而親迎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下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内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

[春秋]紀履緰来逆女[穀梁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以國氏者為其来交接於我故君子進之○[illegible]曰文王親迎之時乃譏公子来為君也

◐隱公三年

夏逆婦姜于齊逆皆稱女以未成婦而女者在父母家之所稱也往逆而稱婦入國不書至何哉禮制未終思念發事是不志哀而屋約矣方逆也而已成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原其意而誅之也○[illegible]曰稱婦姜已成婦也不稱夫人不可為小君奉宗廟也

○劉夏逆

王后于齊 昏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劉夏士也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輕天下之母矣然則何卿往逆公監之禮也

列女傳 齊孝公夫人孟姬華氏長女也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備禮親迎于華氏之室父母送之不下堂母醮之房中父戒之東階之上諸母戒之兩階之間姑姉妹戒之門內可謂能行禮矣○**程子**曰大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又曰王姬下嫁則同姓諸侯為主如逆王后則無使諸侯為主之理(遺書)○**朱子**曰親迎之禮古者天子無親至后家之禮(語類)

國喪

檀弓 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 諸侯朝覲爵同則位同今喪禮則分別同姓異姓庶姓使各相從而為位以哭也

喪大記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子所生謂衆子孫也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女孫立于西方外命婦卿大夫妻率外宗姑姊妹之女哭于堂上北面○君喪虞人出木角角斛水斗也出木為薪以供爨鼎蓋冬月恐漏水冰凍也狄人樂吏之賤者出壺主挈壺漏水之器故出壺也雍人出鼎主烹飪故出鼎司馬縣之司馬自臨視縣漏器乃官代哭為其不食疲倦故以漏器分時刻使官屬以此依時相代而哭聲不絶

朱子曰路門外有鼓謂之路鼓王崩則擊此鼓以宣傳四方(語類)

補喪大記鼓人大喪則詔大僕鼓○虎賁氏守王

門非常之難要在門○旅賁氏襄葛執戈盾葛葛經武士尚輕○疏臣為王貴賤皆斬襄斬襄麻經至葬乃服葛今王始死即服葛故云武士尚輕○大司徒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司險藩塞阻路而止行者閉塞要害之道備姦寇也○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疏曰若屋天子諸侯之喪必巷市者以㢘人憂慼無求利要有急須之物不得不求故於邑里之內而為巷市

曲禮 天子崩告喪曰天王登遐言其所升高遠猶漢書稱大行

正終

檀弓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二人平日贊正服位之人故君既薨遇遷尸仍用此

喪大記 君夫人卒於路寢

莊子曰人君終于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經說)

補**左傳**莊公三十二年八月癸亥哀公薨于路寢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潘氏**曰春秋書人君以在寢在朝之正服位而從君者扶持之薨則外廷之人共治其喪疾則外廷之人共知其疾所以防微杜漸致謹於疾病之際以正死道也

復

曲禮 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諸侯薨復曰某甫復矣

復稱字臣不名君○**郭子從**問諸侯復曰皐某甫恐其甫字爲可起朱子曰此等不可深考或是諸侯尊故稱字大夫以下皆稱名也

檀弓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儀禮喪大記玉府大喪共復衣裳疏曰復招魂復魄司復所掌是尋常衣服玉府所掌皆王之美物復衣裳用死者上服故玉府共之○司服大喪共其復衣服皆掌其陳序疏曰復衣服謂始死招魂復魄之服雜記云復者升屋其人皆依命數天子則十二人諸侯九人七人五人◐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設䇶篋或便於此○小臣君之近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衮夫人以屈音闕刻形而不畫翬故曰屈也狄

雜記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綏讀為緌旌旗之旄去其旒而用之○復諸侯以褒衣始命為諸侯之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稅褖衣揄揺狄當為翟狄稅素沙白綃也翟與褖皆用素沙為裏

含

檀弓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去聲)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徐自擬天子進侯氏以玉也○疏凡行含禮未斂之前士則主人親含大夫以上即使人含若斂後至殯葬有來含者親自致璧於柩及殯上者謂之親含若但致命以璧(玉)授主人主人受之謂之不親含也)

喪大記 天子飯九貝(貝水物古者以為貨)諸侯七(**周禮**天子飯用玉此蓋異代之制乎)

雜記 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未葬設葦席以承之)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

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此言列國致含之禮含玉之形如璧分寸大小未聞凡初喪主人不親受使大夫受於殯宮此遣喪已久故嗣子親受之然後宰夫取而藏之也執玉不麻故朝服喪不可純吉故仍其喪屨以東藏於內也

補**周禮**天官玉府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

喪大記小宰受其含襚幣玉之事

儀禮喪大記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飯玉碎玉以雜米也含玉柱左右顚及在口中者○舍人喪記共飯米粱君用

銘

喪服小記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疏天子書銘於大常諸侯以下書於旌旗達於士其辭一也者殷以上質不諱名故臣可以名君愍

補**喪大記**司常大喪共銘旌禮緯云天子之旌高九刃諸侯七刃拔士喪禮竹杠長三尺則死者以尺易刃天子九尺諸侯七尺旌身亦以尺易刃也

斂

喪大記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簟席○君將大斂子弁絰素弁上加環絰即位于序端東序南頭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

朱子曰周禮載用赤璋白璧等斂此豈長策要是周公末思量可觀季孫斯死用玉而孔子歷階言

〔其不可則是孔子方思量到而周公思量未到也〕

檀弓 君即位而為椑〔蓋杝棺也柒之堅強甓甓然故名椑〕歲一柒之〔每年一柒示如未成〕藏焉〔君尊雖凶禮亦備預為〕○天子之棺四重〔平聲〕水兕〔似〕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水牛兕牛之革耐濕故以為親身之棺二革合被為一重杝木亦耐濕故次於革梓棺二一為屬一為大棺四重之棺上下四方悉周帀也惟槨不周下有茵上有抗席故也〕棺束縮二衡〔橫〕三衽每束一〔古者棺不用釘惟以皮條直束之二道橫束之三道衽形如今之銀則子兩端大而中小漢時呼為小要不言何物為之其亦木乎衣之縫合處曰衽以小要連合棺與蓋之際故亦名衽先鑿木置衽然後束以皮每束處必用一衽故云衽每束一也○**朱子**曰以皮束棺如何會彌縫〕

喪大記 君大棺八寸屬〔燭〕六寸椑〔僻〕四寸〔大棺最在外屬在大〕

棺(棺內椑又在屬之內)君裡(里)棺用朱綠(朱繒貼棺裡四方綠繒貼四角)用雜金鐕(玆甘反○用金釘以琢朱綠着棺也)君蓋用桼(蓋板也桼塗合縫也)三衽三束(衽東見上檀弓)

雜記 諸侯行而死其輤(千見反)有裧(尺占反)緇布裳帷素錦以為屋而行至於廟門不毀墻遂入適所殯唯輤為說(脫)於廟門外(輤載柩之車上覆飾象宮室舊說輤用桼赤色以蒨而名裧者輤之四旁所垂下者緇布裳帷者輤下棺外用緇色之布為裳帷以圍繞棺也素錦以為屋者用素錦為小帳如屋以覆棺之上設此飾乃行也廟門殯宮之門也不毀墻不折去裳帷也脫輤於門外既入宮室則不必象宮之輤故脫之)

檀弓 天子之殯也菆(才官反)塗(用木叢棺四面塗之)龍輴(春○殯時用輴)

車載柩而畫輴為龍也以椁叢木象椁之形加斧于椁上繡覆棺之衣為斧文也

畢塗屋天子之禮也四注屋以覆於上

補 喪大記司服大喪共其斂衣服掌其陳序○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疏曰天子諸侯位既尊重送終禮物其數既多許其申遂故日月緩也○小祝設熬置銘疏曰熬謂熬穀殯在堂時設於棺旁所以惑蚍蜉云

冊禮吉服

顧命 王麻冕黼裳入即位至王釋冕反喪服蘇氏曰此非禮也使周公在必不為此

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伊尹於新喪亦奉嗣王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

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天全〕○胡氏春秋傳曰成王方崩未成服故用麻冕黼裳入受顧命已受命誥諸侯而後釋冕反喪服者於是成服而宅憂也或以為康王釋服離次而即位誤矣○朱子曰胡文定說不通想古時這般大事必有箇權宜如借吉之例○又曰麻冕是祭服顧命用之者以其立後繼統事于宗廟故也受冊用之者以其在廟而凶服不可入故也若朝服則古者人君亮陰三年自無變服視朝之禮蓋不知冢宰百官各以何服涖事耳後世人主不免視朝則豈可不酌其輕重而為之權制又況古者天子皮弁素積以日視朝衣冠皆白不以為嫌則今在喪而白布衣冠恐未為不可但入大廟則須吉服而小變耳〔天全〕○又曰康王事於禮為非孔子取之又不知如何設使制禮作樂當此之職只得除之〔語類〕○黃勉齋曰嗣君即位之禮其別有四有正嗣子之位始死是也〔正入翼皇也宅宗是也有正繼體之位殯後是也〔道揚朱

命一人釗報誥等事是也有正改元之位踰年是也(如春秋元年書即位是也)有正踐阼之禮三年

喪畢是也(如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是也春秋註)○葉氏曰康王之事必有不得已而然者蓋成王

初即位猶有三監頑民之變微周公天下未可知況不及成王周公者乎故召公權一時之宜而遽

正君臣之分○呂氏曰除喪而朝廟固百代正禮然成湯方沒伊尹遽偕侯甸群后以訓太甲禮固

有時而變也說者不疑太甲乃疑康王過矣○復齋董氏曰伊尹祀于先王乃太甲居仲壬之喪伊

尹攝政則祭于湯廟者伊尹也據此為證恐未安○陳傅良曰召公畢公見周公流言之變故率諸

侯共立新君使曉然知所定而無疑○新安陳氏曰蘇之論主於守經葉呂陳氏之論出於達權朱

子所說不同未知孰先孰後莫若兩存之

補葉氏曰天子即位之禮後世無傳焉春秋猶有可考君薨世子嗣位於喪次殯而未葬葬而

未踰年者不敢死其君故忍遽踐其正位不敢朝廟而主祭封內三年稱子緣臣民之心不可

一日無君則不淂已而嗣位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以兩君則猶不敢當君位故必至明年而後朝廟正君位改元春秋始書公即位爲然則成王始殯而康王即內朝以見諸侯禮歟諸侯踰年而朝朝廟即位以吉服乎以凶服乎不可知也然古者吉凶不同事孔子曰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服不可爲凶事則凶服不可爲吉事亦明矣若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繼世以正大統亦天下之大義也通喪上下之所同而大義天子諸侯之所獨故不以通喪而廢大義而言凶不可相亂則以冕服朝諸侯以爲常禮則不可以爲非禮亦不可傳及後世卒不能奪康王之爲然後知二書之錄於經非孔子不能權之於道以盡萬世之變也

祠于先王

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百官總已以聽冢宰 伊訓

曾子問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群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崩薨而群主皆聚祖廟以喪三年不祭且象生者為凶事而聚集也)

(問是時湯方在殯宮太甲於朝夕奠常在如何伊尹曰祠而見之朱子曰此與顧命冕服事同意者古人自有一件人君居喪之禮但今不存無以考據語類)

(補 **陳氏**曰祀祭也先王商先祖也喪三年不祭不以凶服入廟故太甲不親祠而尹攝祠胡氏春秋傳謂即位者告廟臨群臣是也)

君喪服

喪服傳 斬衰三年諸侯為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君○傳曰君至尊也○齊衰三月庶人為國君

司馬公曰仁宗崩有司用乾興故事群臣布四脚
加冠於是時莫識其制以幅巾冪首破其後為四脚
脚○朱子君臣服議淳熙丁未太上皇帝上仙遺
詔至州縣有司莫識衣冠制度大率盡用令式斬
衰之服及被禮部所下符則只當用布四脚直領
布襴衫麻經而已此符當與遺詔同日俱下乃遲
數日或誤四方而於布四脚之下註云係幞頭於
直領布襴下註云上領不盤則雖間有舉哀稍緩
之處官吏傳觀亦多不曉四脚幞頭之說予記溫
公書儀及后山所記頗詳乃周武帝所制用布一
方幅前兩脚綴兩大帶後兩脚綴兩小帶覆頂四
垂曰以前邊抹額而繫大帶於腦後復收後脚而
繫小帶於髻前以代古冠亦名幞頭亦名折上巾
其後乃以紗為之而專謂之幞頭其實本一物
也今禮官以幞頭解四脚是矣而又不肯詳言其
制則未知其若周武之所製者耶抑將以紙為胎
使之植立亦若今之茶紗所為者耶至於直領布
襴衫上領不盤之說則衆尤莫曉蓋既曰直領則
非上領既曰上領則不容不盤兩言自相抵牾有
[illegible]為之說者曰雖為上領而不聯綴斜帛湊成當

曲之勢以就正圓但以長布直縫使足以遮項而已予謂禮官之意或是如此亦不可知但求之古而無考則亦何敢信從也疑此特生於古今之禮不同禮官不能分別去取而欲依違其間耳蓋直領者古禮也其制具於儀禮其像見於三禮圖上有衣而下有裳者是也上領有襴者今禮也今之公服上衣下襴相屬而不殊者是也竊意國恤舊章之本文必有曰直領布衫者又有曰布襴衫者其服直領布衫則兼服布裙而加冠於首其服布襴衫則首加四脚而已蓋其初雖合古今之禮而猶各有所施則亦未為失也今既不察其異矣又但見公服之上領而有襴遂解直領為上領不盤而增襴字於衫字之上文若還今以就古而不自知其實之反廢古以徇今也又前此州縣誤用之禮皆著管屨而符乃無文承用之著遂屨韈以赴臨殊乖禮意獨無曰杖云者於禮粗合而亦有所未盡蓋禮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所謂達官在今則內之省曹寺監長官外之監司郡守若嘗任侍從以上得專奏事者是也故今不扶之制施於僚佐以下則得矣至使其長官下而同之雖古相領

師若居家者無異文豈不薄哉又後數日乃得郵報朝廷冠服制度則云皇帝初喪服白羅布黑銀帶絲鞋白羅軟脚折上巾成服日服布斜巾四脚裙袴冠帽竹杖腰經首經直領大袖布襴衫白綾襯衫視事日去杖首經小祥日改服布四脚直領布襴衫腰經帶布袴大祥日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淺黃衫黑銀帶群臣之服分為三等上等布頭冠布斜巾布四脚大袖襴衫裙袴首經腰經竹杖襯服中等布頭冠幞頭大袖襴衫袴腰經其下等則布幞頭襴衫腰經而已詳此帝服有冠有裙而衫曰直領則是古之喪服當自為一襲者又有四脚有襴衫則皆當世常服又當別為一襲者而今乃一則果如予之所料矣然至於小祥之服則衫一直領之而下不裙穿臣之服則下雖有裙而衫非直領此又不可曉者其餘亦多重複繆誤如斜巾四脚冠帽乃四物不當一時並加於首四者皆首服獨冠為古制斜巾乃民間初喪未成服時所用既成服則去之蓋古免之遺制也今成服而與冠並同其失一也四脚之說蓋宋文氏廢古冠而為之若兼存而互用猶不相妨今同時並加其失二也

帽古今皆為燕服與正服之用亦各有所施今與
古冠四脚並用三失也今天子之冠四袞冕通天
幞頭帽子雖皆御服如之何而可並用於一時乎
直領上領古裙今襴亦四物不當一時並加於身
冠當服以終喪不當小祥而釋(古禮)小祥改服練
冠但以熟布為之其制不易也今小祥便只服布
四脚不服練冠非是其去巾帽亦不知有何據也
四脚幞頭折上巾三名一物不當錯出而異其名
其曰銀帶絲鞋白綾襯衫者尤非喪禮之所宜一服
亦不待辨而知其非矣然此等條目之多欲一一
正之則有不勝正者必循其本而有以大正焉則
曰斬衰三年為父為君如儀禮之說而已其服則
布冠直領大袖布衫加布衰辟領負版揜袵布襯
衫布裙麻腰經麻首經麻帶菅屨竹杖自天子至
於庶人不以貴賤而有增損也但儀禮之冠三梁
乃士禮今天子通天冠二十四梁當準之而去其
半以為十二梁群臣則如其本品進賢冠之數以
為等大本既立然後益考禮經以修殯葬饋奠之
禮參度人情以為居處飲食之節行之天下凡諸
吉凶之禮有說聖不經如上領胡服之類一切革

去則亦庶乎一王之制而無紛紛之惑矣而前此議者猶或慮其說之難行雖以元祐之盛時而不能行范祖禹之論盖不知自漢以來所以不能復行君父三年之喪者一則以人主自無孝愛之誠心而不能力行以率於上二則慮夫臣民之重冠昏祀享會聚之有期而不欲以是奪之也國家自祖宗以來三年通喪實行於內而獨所以下爲臣民慮者未有所折衷是以依違於此而未敢輕議此亦慮之過矣夫古之所謂方喪三年者蓋曰比方於父母之喪云爾豈曰必使天下之人寢苫枕塊泣血三年眞若居父母之喪哉今臣民之服如前所陳則已有正說矣獨庶人軍吏之貧者則無責乎其全雖以白紙爲冠而但去華盛之飾其亦可也至於飮食起居之制則可酌古今之宜分別貴賤親踈之等以爲隆殺之節且以婚姻一事言之則宜自一月之外許軍民三月之外許士吏復土之後許選人祔廟之後許承議郎以下小祥之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之後許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其太中大夫以上則並須禫祭然後行吉禮焉官卑而差遣職事高者從高遷官者從新

貶官者徒舊如此則亦不悖於古無害於今庶乎其可行矣○[大全]朱子答余正甫書曰向見孝宗為高宗旣葬猶以白布衣冠視朝此甚盛德破去千載之謬當時有此機會而儒臣禮官不能建明以為一代之制遂使君服於上而臣除於下因陋踵訛至於去歲則大行在殯而孝宗所服之服亦不復講深可痛恨○又曰竊謂當如孝宗所制之禮君臣同服而略為區別以辨上下十三月而服練以祥二十五月而服襴幞以禫二十七月而服朝服以除朝廷州縣皆用此制燕居許服白絹巾白涼衫白帶選人小使臣旣祔除衰而皂巾白涼衫青帶以終喪庶人吏卒不服紅紫三年如此緜纔似亦允當(初喪便當制古喪服以臨別制布幞頭布公服布革帶以朝乃為合禮(大全)○書註朱子曰儀禮圻內之民為天子齊衰三月圻外之民無服○[語類]問以是觀之自古無通天下為天子三年之制前輩恐未之考曰今士庶人旣無本國之君服又無至尊服則是無君亦不可不示其變如今涼衫亦不害此亦只存得些影子○[文蔚]問後世不封建百姓當為天子何服曰三月天下服

地雖有遠近聞喪雖有先後然亦不過三月(語類)○又曰至尊之服要好初来三日用古冠服以後却用今制四脚幞頭等自京官以上是一等服京官以下是一等服士人又一等服庶人又一等服如此等級分明也好(語類)○又曰天子之喪自宰執以下漸降其服至於四海則盡三月服不問地之遠近天子初死近地先聞則盡三月遠地後聞亦至於三月之内也(語類)○不知古王畿之内公卿之有采地者其民當如何服○又曰君之喪服士庶亦可粟聚哭但不可設位其在潭州時亦多有民衆欲入衙来哭某初不知外面被門子止約了待兩三日方知遂出牓告示亦有来哭者(語類)○問有官人嫁娶在附廟後否只不可帶花用樂小示其變(語類)

補 **周禮** 司服凡喪為天王斬衰為王后齊衰

檀弓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 疏曰服服杖也方氏曰五日而後服杖也七日國中男女

服三月天下服言各服其所服之服非謂杖也

服問 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世子不為天子服世子有繼世之道不為天子服者遠嫌也

朱子曰孟子荅滕文公喪禮不說到細碎上只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二項便是大原大本自盡其心喪禮之大本也三年齊疏飦粥喪禮之大經也孟子生戰國不得見先王全經然其學得孔氏之正傳識其大者故其考論制度雖若疎闊而於大本大經之際則有不可得以亂者矣○**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天子諸侯正統旁期降不降圖

天子諸侯不降父母妻高曾祖稱為高曾祖後者三年

適子不降適婦大功

適孫耆婦小功有適子者無適孫

曾孫緦適適耆玄孫同 此說恐誤似當秖服適孫

天子諸侯絕旁期尊同則不降正統之期不降於衆子絕而無服

君為姑姊妹女子子昆弟之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大功尊同

兄弟俱作諸侯不杖期尊同故也推此義則世叔父衆子昆弟之子為諸侯者亦似不降

庾蔚之云天子諸侯服妻之父母妻之父母猶服況母之父母乎

小記云世子不降妻之父母

譙周云天子諸侯為外祖父母小功

天子后臣爲君服圖

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

諸侯之夫人爲天子期 服問云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註外宗君外親之婦也

天子之女嫁於諸侯爲父斬衰爲母齊衰

圻内爲天子齊衰三月 天子圻外之民不服

宗五屬之女嫁於庶人從爲國君齊衰三月

諸侯之大夫會見天子者爲天子繐衰裳七月既葬除之 喪服

未嘗會見則無服士不接見無服

世子不爲天子服 服問

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惟近臣僕驂乘惟君所服 服問

諸侯夫人服圖

卿大夫士為諸侯斬衰

大夫之妻為諸侯期

雜記云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內宗五屬之女也

鄭玄云大夫之妻於夫人無服

諸侯之女嫁於大夫為父斬衰為母齊衰

小記與諸侯為兄弟雖在異國服斬衰

與諸侯五屬之親皆服斬衰

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太子如士服不杖期 服問

寄公為所寓齊衰三月 喪服

大夫致仕者為舊君君之母妻齊衰三月 喪服

大夫待放未去者為舊君齊衰三月 喪服

大夫在外待放已去者其妻長子為舊國君齊衰三月 喪服

庶人為國君齊衰三月 喪服無府吏胥徒言之

仕而未有祿者違而君薨不為服也 檀弓

違大夫之諸侯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 雜記

公卿大夫士服圖

貴臣為公卿大夫斬衰
傳曰室老士貴臣也其餘皆衆臣也注云室
老家相士邑宰也
衆臣為公卿大夫布帶繩屨斬衰疏曰言壓於
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而布帶繩屨二事其
餘服杖冠經則如常也
士無臣雖有地不得君稱故僕隷等為其長吊
服加麻

臣從君服圖

臣從君而服君之黨君亡則不服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齊衰不杖期
君之母非夫人羣臣無服唯近臣服
大夫致仕者爲君母妻齊衰三月
爲王后齊衰期　諸侯公卿大夫同
内宗外宗爲夫人期
天子諸侯卿大夫之適子爲后夫人太子世子
期

公子服圖

諸侯之妾子

為其母諸侯在則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

諸侯沒則大功

為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既葬除之

為其妻之父母無服

公子之妻不論諸侯存沒為夫之母期

公子之妻為夫之外祖父母從母緦

公子之妻為其父母期

郡縣吏爲守令服圖

魏令官長卒官者吏皆齊衰葬訖除之

晉令長吏卒官吏皆齊衰以喪服理事若代者至皆除之

入君行喪 附諒闇

喪大記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納財有司供米朝一溢米莫暮一溢米食之無箕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箕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箕居喪不能頓食隨意欲食則食但朝暮不過二溢之米也○君旣葬王政入於國旣卒哭而服王事

喪服四制 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卽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

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
不言此之謂也
晉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武帝
亦除之然猶素冠蔬食哀毀如居喪者將謁陵詔
曰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帝王至謙之志當見山
陵何心無服其議以衰絰從行尚書令裴秀奏止
之羊祜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傅玄曰以日
易月已數百年一朝復古難行也羣臣請易服復
膳帝不從遂以疏素終三年(文獻)○泰始十年葬
元皇后帝及羣臣除喪即吉博士陳逵議以爲今
時所行漢之權制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終服尚書
杜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
葬除服諒陰以居心喪終制故周公不言高宗服
喪三年而云諒闇此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
王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
之節也君子之於禮存諸內而已喪豈衰麻之謂
乎太子撫軍監國不爲無事宜卒哭除衰麻而以
諒闇終三年帝許之○司馬公曰衰麻主於哀戚

然庸人無衰麻則哀戚不可得而勉也杜預巧飾經傳詭則辯矣不若陳達之質略也(文獻)○黃勉齋曰杜說云云溫公言其失矣然其言乃曰云云惡謂衰麻之制聖人沿孝子之情為人制服豈專為庸人而設以勉哀戚哉杜預違經悖禮當為萬世之罪人坐以不孝莫大之法而特言其不若陳達之質畧非所以明世教也朱先生嘗曰左氏所傳祔而作主則與禮家虞而作主者不合烝嘗禘於廟則與王制喪三年不祭者不合杜氏目左氏之失遂有國君卒哭除之說(文獻)○淳熙十四年十月八日乙亥高宗崩孝宗謂王淮等曰晉武魏文實行三年喪何妨聽政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宮中止用深衣練冠上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自我作古何害於是詔曰朕當衰服三年羣臣自行易月之令百官上表請還內聽政不許至十一月辛丑禫祭百官釋服復三表請不許明年四月祔廟詔勉從所請○語類朱子曰高宗喪壽皇三年戴布襆頭著布衫遵行古禮可謂上正千古之失當時宰相不學三日後便服朝服雖壽皇謙德不欲以此喻羣臣然臣子自不當如此可謂有

父子而無君臣○又曰孝宗居喪常朝時白幞頭布袍當時臣下却依舊着紫衫周洪道要着凉衫王季海不肯止於紫衫上繫皂帶今上登極常時着白綾背子臣下各着凉衫頗不失禮而君之服遂失其舊(語類)

補傳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于冢宰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臣民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不居矣(隱痛也字或爲殷)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

朱子曰孔氏曰諒信也陰默也邢氏釋之曰信謂信任冢宰胡氏釋之曰信能默而不言也二

家皆用孔訓亦為說不同○蔡氏曰喪服四制諒闇三年鄭註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鷂之鷂闇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翦屏柱楣鄭氏謂柱楣所謂諒闇是也書云王宅憂諒陰言居喪於梁闇也

遺詔短喪

漢文帝遺詔曰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云云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跣也)絰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無發民哭臨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朝夕各十五擧音禮畢罷非朝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以下為下棺也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纖七日釋服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云云○朱子曰漢文葬後三易服三十六日而除固差賢於後世之自始遺喪便計二十七日而除者然大者不正其得失不過百步五十步之間耳(大全)○又曰文帝大綱類墨子○又曰文帝當

時遺詔大功十五日小功七日纖三日或人以為當服大功者只服十五日當服小功者只服七日當服纖者只三日恐亦不鮮恁地臣為君服不服則已服之必斬衰三年豈有此等級或者又說古者只臣為君服三年如諸侯為天子大夫為諸侯乃畿內之民服之於天下吏民無三年服道理必不可行此制必是秦人尊君卑臣却行這三年至文帝反而復之耳（語類）

補三年之喪天下達喪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矣（綱目）○羊祜曰漢文詔除三年喪毁禮傷義主上天縱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傅玄曰除之數百年一朝復難行且主上不除而天下除則但有父子無復君臣（晉書）

以日易月

紹興五年徽宗殂于五國城七年始知凶聞帝成服百官表請遵易月之制胡寅上䟽請致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不可云云乃行易月之制宮中仍行三年之喪○朱子曰徽

廟訃至胡明仲知嚴州衆議欲以日易月張晉彥爲司理爲明仲言前世以日易月皆有遺詔今太上在遠無遺詔豈可行胡曰然則如之何曰盍請於朝胡如其說不報(語類)

補襄公元年九月天王崩 簡王崩赴已及歲在諸侯之策則宜以所聞先後奔喪今邾衛晉方修聘事於王喪越視秦瘠喪紀綱廢民習於耳目而不察故後世以日易月(唐順宗實錄遺詔以日易月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釋服)人子安而行之不知春秋之義無君臣之禮豈不惜哉○顏師古曰漢文自率己意創而爲之非有取於周何爲以日易月乎荀悅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由來者尚矣今而廢之以虧大化非禮也

喪無二嫡

公羊傳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朱子曰徽廟梓宮歸鄭后梓宮亦歸邢后太上初聘亦隨歸及還以訃聞太母還秦檜欲以吉服迎吳才老時爲禮官獨以爲不可謂須先以凶服迎梓宮歸太上幾

年不見太毋了不爭此二三日奉安梓宮了却以吉服迎太毋歸衆禮官聚都堂皆從檜議呉獨爭之叅曰此不是公聚訟處即以呉出之先生又云公羊之說非是只有一嫡(語類)

補 **春秋傳**曰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惠公元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仲子安得爲夫人毋非夫人則桓乃隱公之庶弟安得爲適子

繼統執喪

紹熙五年壽皇(孝宗)崩帝(光宗)稱疾不出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有司請於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制朱子在講筵進劄遂詔遵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盖用先生言也○**朱子**劄畧曰臣聞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而禮經嫡孫承重爲祖斬衰三年盖嫡子當爲父後以承大宗之重而不能襲位以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義當然也且自漢文短喪入紀廢壞千有餘年

及我壽皇聖帝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革去百王畢薄之風今陛下世嫡仰承大統宜一遵壽皇已行之法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將使壽皇已行之禮擧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不追唯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尙有可議望詔禮官稽考禮律預行指定云云書奏後云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爲祖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沒而爲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沒而爲祖母後者三年可以旁照至爲祖後者條下䟽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荅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重於祖之服向來入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故大約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心常不安及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決斷（大全）

補【朱子】曰儀禮期喪條禮內註說國君有疾不能為祖父母曾祖父母服則世子斬又曰君喪皆斬說已分明天子無期喪凡有服則必斬三年(語類)

論居喪吉禮

【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程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及除喪有司又將開樂致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朱子】黃端明墓誌云虜使以天申來賀方引見還以欽宗訃聞且多不遜語諸公恇駭至謂上不可以凶服見使者欲俟其去乃發喪公白宰相此國家大事臣子至痛之節一有失禮謂天下後世何且使人或問故將何以對於是始議行禮又明年天申上壽議者以欽宗服除將復用樂公奏曰臣事君猶子事父禮親喪未葬不除服春秋君弒賊不討則雖葬不書以明臣子之罪況今欽宗實未葬也而遽作樂不亦失禮之甚乎且太上皇帝於欽宗嘗北面事之有君臣之義尤恐非所安也廟堂知公議正乃寢(大全)

補【朱子】黄端明墓誌畧曰顯仁太后崩百官朝臨将避辰日公引唐宗哭張公謹事争之上殯日適在權制之外有司議百官以吉服陪位公又曰唐制殯在易月之内則曰各服其初服今殯雖過期獨不以啓殯例而服其初服乎稽古定制以伸臣子之至情幸甚

越紼祭天地

【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 喪凶事祭吉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故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者不敢以卑廢尊也未葬前常屬紼於輴車以備火災喪在內而行祭於外是踰越喪紼而往也

【經伯子】曰越紼似亦太早雖不以卑廢尊若既葬而行之宜亦可也蓋未葬時哀戚方甚人有所不能祭耳(遺書)○【經叔子】曰禮言越紼此事難行言越紼則是猶在殯宮於是無由致得齋又安能脫喪服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為不可廢則須使冢宰攝爾昔者英宗初即位有人以此問先

生答曰今人居喪百事皆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爲愈子厚正之曰父在爲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爲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遺書）

君吊大夫喪 附遣使吊遂君爲臣服君哭臣起

喪服小記 諸侯吊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 其君爲主者賓主欲其相敵也 ○諸侯吊必皮弁錫衰所吊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 國君自吊其臣則素弁環經錫衰吊異國臣則皮弁錫衰也

服問 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 君爲卿大夫之喪成服之後着錫衰以居出謂以他事而出非至喪所亦着錫衰着則皮弁也當事若大斂及殯并將葬啓殯

等事則首弁絰身錫衰若於士則首服皮弁也大夫相為亦然者如君於卿大夫也若君於卿大夫之妻及卿大夫相為其妻而往臨其喪亦服錫衰但不常著之以居或以他事出則不服也錫衰鮮見儀禮

喪大記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加恩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臣之妻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大斂焉為並去聲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小斂焉於諸妻姪娣及同姓女為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擯者

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謂吊辭也視祝而踊稱言畢而祝踊故君視祝而踊主人踊釋菜以下註見士喪大夫則奠可也若大夫喪則踊畢即釋與殷奠于殯士則出俟于門外士喪則主人畢不敢留君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徃焉士疾一問之在殯一徃焉君吊則復殯服殯後主人已成服而君始来吊主人還着殯時未成服之服苴経免布深衣夫人吊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夫人吊則世子前導如祝之導君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

門之外不拜喪無二主主婦已拜主人不當拜◐君吊見尸柩而后踊前章既殯而往是不見尸柩也乃視柩而踊此言見尸柩而踊似與前文異舊說殯而未塗則踊塗後乃不踊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禮與平聲孔子曰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吊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吊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吊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不辯也不能論而正之今之二孤自康子之過也

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去聲言也桃性辟惡鬼神畏之

王莽惡高廟神靈以桃湯洒壁茢菷帚也所以除穢臨生者則惟執戈而已今加桃茢故曰異於生也喪禮賓有惡死之道焉○哀公吊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吊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君吊臣喪主人當親往拜謝喪家若無主後以跡親無跡親則朋友舍人往拜可也寡君承事擯者傳命入之辭主人曰臨者謝辱臨之重也○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吊之此謂臣民之微賤者禮不下庶人也○哀公使人吊蕢尚遇諸道辟闢於路畫獲宮而受吊焉除闢道路以畫宮室之位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兊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吊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拘執也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

敝廬在君無所辱命【左傳】言諸侯吊諸其室○君於大夫將葬吊於宮殯宮及出柩已行也命引之孝子攀號不忍君命引之奪其情也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句○引者三步即止君又命引之如是者三柩車遂行朝亦如之當柩朝廟哀次亦如之或已出大門至乎日待賓客次舍之處孝子哀而暫停柩車則亦如之○君於士有賜帟大夫以上有司供之士卑又不得自爲故君賜之

【雜記】君若載而後吊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君來吊喪而柩已朝廟畢載在柩車君既吊位在車之東則主人在車西東面而拜門右祖廟門之西偏孝子既拜君於門內西偏北面而哭踊踊畢先出門不敢必君之久留也君命之反喪所即設奠以告死者使知君之來吊或云反設祖奠○君不撫僕

妾 畧於賤也

士喪禮 君使人襚徹帷主人如初襚者左執領右執要入升致命 襚之言遺也衣被曰襚致命曰君使某襚

補 **周禮** 司服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

檀弓 曰天子哭諸侯也爵弁經紂緇衣

喪服小記 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

君爲臣服圖

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

諸侯爲大夫錫衰以居

文王世子註同姓之士緦衰異姓之士疑衰

以其卿大夫已用錫衰故以二衰施於同姓異姓之士

大夫爲貴臣緦此謂公士大夫之君

吊服

禮三年之喪練服不吊期之喪既練而吊大功之喪既葬而吊

族之相為也宜吊不吊宜免不免有司罰之

主人未小斂 錫裘 吊者易羔裘玄冠 袒去上服以露裼衣

主人既小斂 吊者襲裘加武帶絰以上朝服揜襲裘上裼衣武吉冠之卷加武明不改冠亦不免也帶謂要帶絰謂首絰主人既襲帶絰故吊者亦襲裘帶絰也

主人既成服 凡吊事弁絰服弁絰如爵弁而素加環絰 凡弁絰其衰侈袂凡衰之袂二尺二寸錫衰緦衰疑衰其袂中而益一袂大三尺三寸 三衰絰帶同有

王吊服弁絰 三衰其首皆弁絰

錫衰 王為公卿

緦衰 王為諸侯

疑衰 王為大夫士

遷哭諸侯 爵弁絰紂衣

諸侯吊服弁経

錫衰 君為卿大夫錫衰 君於大夫士有朋友之恩亦弁経錫衰

當事則弁経 緦衰 同姓之士

弁経 疑衰 異姓之士

之圖

諸侯吊異國之臣皮弁錫衰

大夫相為吊服弁経錫衰

士朋友相為服 吊服加麻緦経帶疑衰素裳

庶人吊服素委貌白布深衣

婦人吊服吉笄無首素緦 大夫吊於命婦錫衰命婦吊於大夫亦錫衰大夫之妻錫衰士妻則疑衰歟

家禮凡吊皆素服幞頭衫帶皆以白生絹為之

凡喪服未畢有吊者則為位而哭拜踊

既除喪大祥後有吊者深衣練冠禫後始來吊着祥冠

吉祭已後來吊者其服無文除喪之後亦有吊法

受外國吊

雜記 吊者即位于門西東面（此言列國遣使吊喪之禮）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介非一人）西於門（不敢當門之中）主孤西面（立阼階下）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吊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吊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吊者降反位（復門外位）上客臨（如字）曰（上客即前章吊者正使也事畢自行臨哭之禮若聘禮之有私覿也）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去聲）執綍（弗）相者反命曰孤須矣臨者入門右（入門右不敢以賓禮自居）介者皆從之立于

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宗人禮官欲納此弔賓升受命先受納賓之命於主君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去聲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門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其劫反踊三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

朱子曰去歲北使吊祭君臣皆衰服受之殯宮但辭日適當南內問安之日遂卽其處吉服受之不知何故知此又問頃時高宗之喪王丞相必欲歸南內見使人會有力爭之者遂不果未聞正衙受吊之說不知何從得之也

補檀弓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吊公子重耳且曰圖之重耳對曰君惠吊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不拜未為後故不成拜也不私不再與使者私言也○郲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吊有司曰諸侯來辱敝邑者易異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臣來而其事簡易君來而其事廣大于廣遠之

意也

諸侯相襚 祔賵

雜記 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 後路貳車也貳車在後故曰後路冕服上冕之次冕也先路正路也褒衣始命為諸侯之衣也相襚不可用己之正車服也 ○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平聲)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降其舉

亦西面此言列國致襚之禮衣服曰襚每服進受之禮皆如初俾受之所不同耳上介賵芳鳳反執圭將命曰寡君使其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須矣陳乘去聲黃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此言列國致賵之禮車馬曰賵客使上介所從使之入為客所使故曰客使自宰也下謂馬也由在也路大路也陳車北輈畢賵者致命而客之從者宰馬設在車之西也車亦此從者設之凡將命鄉去聲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凡將命総言上文吊含襚賵將命之禮也鄉殯者立于殯之西南而面東北以向殯也將命之時子拜稽顙畢客即西向跪而委其所執之物其含璧與圭則宰舉之襚衣則宰夫舉之而其舉也皆自西階○賵者出反

位于門外○此句當屬於上介賵云云宰舉以東之下 經傳通解左傳曰弔生不及哀贈死不及尸非禮也○曾有齊怨孝公薨不廢喪紀禮也註喪紀弔贈之數

國恤與人書

大全跋范呂二公帖曰后山叢談蘇端明當國恤時與人書疏疑於當慰與否而罷乃載前輩往還慰狀以正之今觀正獻公帖乃知當時此禮固已通行亦臣子之心不能已者不當蘇公何所疑也

補 后山叢談曰余讀魏氏雜編見眞宗時公卿大夫慰國哀往還書蓋大臣同憂戚宜有弔往在南都奉神宗諱莫知當慟與否乃知前輩禮法猶在而近世士大夫之寡聞也○[illegible]侍郎慰書曰伏以大行皇帝奄棄萬邦天下臣子畢同號慕昔同華綴俱受異恩攀靈馭以無繇望天顔而永訣高纏悲緖遙奉台函摧咽之誠倍萬常品

國恤不敢受弔

雜記 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吊 卿大夫以下有君喪又有親喪則不敢受他國賓客之吊尊君故也

補 **陸氏** 曰言諸侯有天子之喪雖有親喪不敢受吊諸侯如此則其臣有諸侯之喪亦如此設若衛靈公吊季康子而康子有君之喪應辭之

謚法

表記 先王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恥名之浮於行也 惠註猶善也言聲譽雖有衆多者即以其行一大善者爲謚耳

程子 曰懲勸至要莫先於謚法何則刑法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性理大全)○又曰正終大事也加君父以不正之謚知忠孝者不爲也(性理大全)○ **胡五峯** 曰謚者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耳今夫以筆

爲神者欲其肖不肖吾君父則非吾君父奈何以謚立神而不肖之乎是故不正之謚忠臣孝子不忍爲也（性理大全）

郊特牲曰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illegible]平園曰謚有行之跡故古者生有爵則死乃請謚於天子而天子之命謚後世但死則皆有盖未嘗請謚於天子而特其自謚耳

補周書曰謚者行之跡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

和靖尹氏曰文王只用箇文字武王只用箇武字大小大公了（性理大全）○問孫宣公力言雙字謚之非不知雙字謚起於何時曰只以一字謚爲惠而今若加二字皆是分外了若如文王之德却將幾箇字謚方盡如雙字謚自周已如此了（語類）○尹氏曰謚法最公周之子孫自以

幽厲報為謚此孝子慈孫所不能改也○汪氏曰以謚為議君父除之春秋譏其私謚者非謂其臣子議君父特以不請於王而罪之後世諸侯死而加謚必請於大常者其得春秋之旨歟○母后無謚漢高祖尊先母為昭靈夫人明帝葬陰太后始建光烈之稱然猶未以謚名也其後母后只有二謚至宋仁宗時劉太后崩謚莊獻明肅則母加四謚自此始矣○申生卒晋人謚為恭謚太子始此

諱法

曲禮 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 長樂陳氏曰死而不諱則安忍而忘親二名而均諱則易犯而難辟聖人知其然為之諱名之禮使之卒哭而諱所以盡愛敬之心二名不偏諱所以適言語之便 ○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

檀弓 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已語辭卒哭而諱其名事生之禮已畢事鬼之事始矣）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周禮**戒令大喪小喪宰夫掌其故卒哭後使宰夫執金口木舌之鐸振之以命令于宮也其命之之辭曰舍故而諱新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諱多則難避故使之舍舊而諱新死者之名也以其親盡故可不諱庫門自外入之第一門亦曰皐門○**馬氏**曰始死而諱是知死而致死之不仁也卒哭而不諱是知死而致生之不知也○**程子**為講官請只諱正不諱嫌名及舊名〈見遺書語類〉）

補**檀弓**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雜記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臣名）

或與君諱同
則稱字也

[朱子]曰玄朗諱起於真廟朝王欽若之徒推得
出這也無攷竟處○又曰今人避諱多以玄為
元甚非也如玄黃之玄本黑色若云元黃是予
畏於正之類也○[春秋]僖公名申而書戊申葬
公名同而書同盟此臨文不諱也○[春秋]註古
者死而不諡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諡易名於是
有諱禮○[周頌]註蘓氏曰周人以諱事神文王
名昌而詩曰克昌何也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
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
之末失也○[文王]諱昌而箕子陳洪範曰使羞
其行而邦其昌厲王諱胡而其子宣王時詩曰
胡不相畏此詩書不諱也○[周頌]記文武之樂
而歌雝曰克昌厥後噫嘻曰駿發爾私此廟中
不諱也○[三山李氏]曰周人以諱事神者如稱
文王則不敢斥之曰文王昌書稱惟爾元孫某
史官不敢斥其名故也如穆王名滿當時亦有
王孫滿襄王名鄭當時亦有衛侯鄭武公名款
而後世之臣亦有公孫款皆未嘗諱也孔子作

春秋如莊王名班而書曹伯班簡王名夷而書
晉侯夷吾皆未嘗諱(周頌註)○[illegible]曰常疑本
朝諱得邪舊諱無謂且如宣帝舊名病已何曾
諱平帝舊名亦不諱爾中法偏旁字皆諱如敬
字和警字皆
可諱(語類)

濮議

宋英宗初宰臣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
及譙國大夫人王氏襄國大夫人韓氏仙遊縣君
任氏合行典禮詔須大祥後議之治平三年詔下
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知諫院司馬光奮
筆立議乃詔立濮王園廟以宗濮為濮國公奉濮
王祀(文獻)○[illegible]議畧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
敢復顧私親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承大統者
尊其父母者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竊以為
今日所以崇奉濮王典禮一準先朝封贈朞親尊
屬故事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譙國大夫人襄國大
夫人仙遊縣君改封大國大夫人考之古今實為
宜稱(文獻)○又上言曰向者濮王典禮宜準先朝

封贈薺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議無一人異辭而
政府獨欲尊爲皇考巧飾詞說誤惑聖德政府言
儀禮本文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之服者不謂之
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天下之人謂皆
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爲皇考
臣按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爲皇
考而不敢尊其祖爲皇祖若以與昭帝昭穆同也
光武起布衣得天下名曰中興其實刱業雖自立
七廟猶非太過況但稱皇考其嫌損甚矣今陛下
親爲仁宗之子若復尊濮王爲皇考則置仁宗於
何地乎(文獻)○程叔子代彭思永議畧曰竊以濮
王生陛下而仁宗以陛下爲嗣則仁廟陛下之皇
考陛下仁廟之適子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爲
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爲姪此天地大義生
人大倫也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是故在
喪服恩義別其所生蓋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至
於名稱統緒所係若其無別斯亂大倫今濮王陛
下之所生義極尊重無以復加以親爲稱有損無
益又言者皆欲以高官大國加於濮王此甚非知
陛之言也先廟之封豈陛下之敢易爵秩之命豈

陛下之敢加陛下雖加名稱濮王安肯當受云云
(文集)○問濮議朱子曰此只是理會稱親當時蓋
有引哀園事欲稱皇考者又問稱皇考是否曰不
是(語類)○又曰歐公說固不是辨之者亦說得偏
旣是所生亦不可不略示殊異若止封皇伯與其
他皇伯等亦不可須封號為大王之類乃可伊川
有說但後來已自措置得好凡祭享禮數一付其
下面子孫朝廷無所預(語類)○又曰溫公說又於
濮王一邊禮數太薄須於中自有斟酌可也(語類)
○又曰伊川議似亦未為允當其後無收殺只以
濮國主其祀可見天理
自然不由人安排(語類)

補 朱子曰濮安懿王事當時皆以司馬公為是
今則濮王懿王下却有主祀朝廷未嘗正其號
(語類)○[illegible]問濮議曰今有為人後若一日所
後之父與所生之父相對坐其子來喚所後父
為父終不成又喚所生父為父這自是理不可
試坐仁宗於此亦坐濮王於此使英宗過焉終
不成都喚兩人為父只緣衆人道是死後為鬼
神不可考胡亂呼都不妨都不思道理不可如

此先時仁宗有詔云朕皇兄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此甚分明當時只以此為據足矣又問古禮自何壞起曰自定陶王時已壞了蓋成帝不立弟中山王以為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乃立定陶王蓋子行也孔光以盤庚殷之及王學之不爲獲當時濮廟之爭都是不曾好好讀古禮見得古人意思為人後為之子其議甚詳(語類)

公族

文王世子 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公族無宮刑

伊川曰磬于甸人如其倫之喪無服明無罪者有服也(遺書)○**朱子**曰同宗無無相賓客之道(語類)○又曰公族無宮刑不剪其類也纖剸于甸人特不以示衆耳刑固不可免今之法乃殺人不死祖宗時宗室至少又聚于京師犯法絶寡故立此法今散于四方與常人無異乃縱之殺人是何法令不

可不革 語類一

山陵

[周禮] 冢人掌公墓之地 謂之地屬於公者自天子至諸侯卿大夫士皆葬於此也 辨其兆域而爲之圖 貴賤尊卑各有常制塋域廣狹各畫界限 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 在王墓左右而居前 也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 各以親疎附葬 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戰陣無勇 故以示罰 凡有功者居前 以示褒 以爵等爲封丘之度與其樹數 別尊卑也王公曰丘諸臣曰封墳之高卑樹之多少各有等數

[illegible] 山陵伊川代太中作疏請凡百親爲依魏文帝之制明器所需皆以瓦木爲之金銀珠寶之物毋得入壙然後昭示遐邇刋之金石云云 文集一○

[伊川] 代富鄭公作論永昭陵疏畧曰往者崇奉昭

陵時朝廷不能深慮凡百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入之私意以巨木架石為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墜壙中又為鐵罩重且萬斤以木為骨大止數寸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摧毀擗宮之厚度不盈尺異日以億萬句之石自高而墜其將奈何惡之及此骨寒膽喪今也太皇太后奄棄天下因此事會當為之謀請奉太皇太后合祔昭陵因得撤去鐵罩用厚陵石葬之制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為害救仁宗必至之禍成陛下莫大之孝復何難哉若以臣言為非則是使仁宗遺骨聖體碎於巨石之下而不恤也云云(文集)○曰富公見托為此奏顧辭之再三其意甚切義不可拒數日之間遂坐顧慮不克上惜乎其不果於義也遂為患孝罪入伊川嘗貽書鄭公勸其疏論故鄭公請伊川製疏(文集)○五年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復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遂中寢

朱子上議狀論之不報

補曰古昔帝王之葬陶人瓦器木車茅馬天下反覆霸陵獨完今所制壽陵無為山陵

陵池栽令流水而已(綱目)○[大全]朱子山陵議狀畧曰山陵之卜累月于玆議雖紛紜訖無定說唯欲祔於紹興諸陵之旁若其穴中水泉之害地面浮淺之虞偪仄傷破之餘驚動諸陵之慮亦不暇顧云云又曰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求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

○[麗史]上號畧曰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飾珍寶貝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壠珍物畢備此適足以爲親之累非曰孝也昔成帝造延昌一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大夫劉向上書孝文悟而遂以薄葬武帝比葬奢侈過度其後赤眉破取茂陵魏文於首陽東爲壽陵作制藏廟

魏文之制可謂達於制矣

國葬

[周禮]冢人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甫始也量度始竁之處)遂爲之尸(度竁必祭告后土則冢人爲尸)及竁(昌絹反)以度爲丘隧(丘隧墓前道也)

(圖)凡祭墓為尸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為之

蹕葬則授兆使之自窆窆已葬又為之蹕其域
守其禁焉蹕者止行人不敢近其塋域

王制 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

檀弓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

周公蓋祔 天子四海為家南巡而崩故遂葬蒼梧之
野舜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
妃癸比生二
女霄明燭光

喪大記 飾棺君龍帷三池 君諸侯帷柳車邊幛以白
布為之王侯皆畫為龍池
者挂於柳上荒邊
爪端詳見檀弓註 振容 振容者振動容飾也音黃之
繒長丈餘如幡畫為雉懸於
池下為容飾車行
則幡動故曰振容 黼荒火三列黻三列 荒蒙也柳
車上覆謂
鼈甲也緣荒邊為白黑斧文故云黼荒荒之中央又
畫為火三行故云火三列又畫兩已相背為之三行

故云黻三列素錦褚加僞帷荒褚屋也荒下用白錦為屋象宮室加帷荒者帷是邊牆荒是上蓋褚覆竟而加帷荒於褚外也纁紐六上蓋與邊牆相離故又以纁帛為紐連之兩傍各三凡六也齊如字五采五貝齊者臍之義以當中而言謂鼈甲上當中形圓如車之蓋高三尺徑二尺餘以五采繒衣之列行相次五貝者又連貝為五行交絡齊上也魚躍拂池以銅魚懸於池之下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於池魚在振容間也君纁戴六戴猶值也用纁帛繫棺細著柳骨棺之橫束有三每一束兩邊各屈皮為紐三束則六紐今穿纁戴於紐以繫柳骨故有六戴也纁披去聲六亦用絳帛為之以一頭繫所連柳纁戴之中而出一頭於帷外人牽之每戴繫之故亦有六也謂之披者若牽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車適下則引後以防翻車欹左則引右欹右則引左使不傾覆也

雜記 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

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升正柩者將葬柩朝祖廟升西階用輁軸載柩于兩楹間而正之也柩有四綍披形似著兩端有小繩銜于口而繫于頭後則不能言所以止喧譁也五百人皆用之司馬十六人執鐸分居左右夾柩以號令於衆也葆形如蓋以羽爲之御柩者在柩車之前若道途有低昂傾虧則以所執者爲抑揚左右之節使執綍者知之也

補 **周禮**宗伯共喪之窆器及葬言鸞車象人及窆執斧以涖遂入藏凶器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一鄉師大喪用役則師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柩而治及窆執斧以涖匠師○大司徒大喪帥六卿之衆庶屬其六引六紼也治其政令○遂師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

磨共丘籠及蜃車之役○内竪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

改葬

隱公元年左氏十月改葬惠公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小葬故有闕是以改葬

[illegible]春秋曰昔王季葬于過山（戰國策作楚山）之尾欒水嚙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譆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為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之高綉註云棺題曰和○程子曰英宗欲改葬西陵當是時潞公對以禍福遂止其語雖若詭對要之却濟事（遺書）

碑

檀弓云公室視豊碑三家視桓楹 豊碑天子之制桓楹諸侯之制○疏

曰視者比擬之辭豊大也謂用大木為碑穿鑿去碑中之木使之空於空間著鹿盧兩頭各入碑木以紼之一頭係棺緘以一頭繞鹿盧既說而人各背碑負紼末頭聽鼓聲以漸却行而下之也桓楹不以碑形如大楹耳通而言之亦曰碑說文桓郵亭表也如今之橋傍表柱也諸侯二碑兩柱為一碑而施鹿盧故鄭云四植也

隋文不許立秦王碑曰欲求名一卷史足矣何用碑為徒與人作鎭石(綱目)

補 **儀禮通解** 君葬用輴四綍弗二碑 疏四綍二碑者綍有四條碑有二所此諸侯也天子則六綍四碑碑各一孔樹於壙之前後綍各穿之也 **朱子**曰今禹墓窆石尚存高五六尺廣二尺厚一尺許其中有竅以受綍引棺者也(儀禮通解)

天子諸侯祭禮

祭之日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

釁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封奎取膟膋刀凋反乃退爓徐廉反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父為昭子為穆穆答君言君牽牲時子姓對君共牽也卿大夫佐幣士奉芻以次序在牲之後釁牲之碑在廟中庭釁猶釁也袒衣示有事也将殺牲則先取耳旁毛以薦神毛以告全耳以主聽欲神聽之也以耳毛為上故云尚耳爓祭祭湯中所爓之肉也祭腥祭生肉也○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作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臨尸不作則致愛致慤可知齊齊整肅貌愉愉有和順之實勿勿猶切切也諸猶慇也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

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如不欲生似欲隨之死也如欲色然言其想像親平生所愛之物如見親有欲之之色也饗之必樂迎其来也已至而禮畢則往矣故哀也

郊特牲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句用氣也初以血詔神於室次薦腥肉於堂爓次腥亦薦於堂皆未熟故云用氣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牲未殺則未有臭味滌蕩宣播之意欲以樂聲號呼而詔告於

兩間庶幾聞之而來格也殷人先求諸陽凡聲陽也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周人尚氣臭而祭必先求諸陰故牲之未殺先酌鬯酒灌地以求神以鬯之有芳氣也故曰灌用鬯臭又擣鬱金香草之汁和合鬯酒使香氣滋甚故云鬱合鬯也以臭而求諸陰其臭下達於淵泉矣灌之禮以圭璋爲瓚之柄用玉之氣亦是尚臭也灌後乃迎牲是欲先致氣於陰以求神故云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焫如悅反蕭合羶薌凡祭愼諸此蕭香蒿也取此蒿及牲之脂膋合黍稷而燒之使其氣旁達於墻屋是以臭而求諸陽也既奠謂薦熟之時蓋堂上事尸禮畢迎尸於户內而薦之熟祝先酌酒奠於鉶羹之南而尸猶未入蕭脂黍稷之燒正此時也馨香即黍稷也既奠以下是明上文焫蕭之時非再焫也此是天子諸侯之禮非大夫士禮也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

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詔祝於室天子諸侯之祭朝事之時祝取牲之膟膋燎於爐炭而入告神於室也坐尸於堂者灌鬯之後尸坐戶西南面也用牲於庭殺牲也升首於堂升牲之首也直祭正祭也祭以薦熟為正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於神主如云薦歲事于皇祖伯某甫是也索求也求索其神靈而祭之則祝官行祭于祊也祊有二一是正祭時設祭于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而祭之詩云祝祭于祊此則與祭同日一是明日繹祭祭於廟門之外也或諸遠人者或遠離於人而不在廟祊之為言倞諒也所祈之為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去聲饗之也嘏長也大也

尸陳也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倧遠也豕上未諸遠而言尸有所祖是主人敬尸之祖也人君嘏辭有富以福言也牲體首在前升首而祭取其與神坐相直也相詔侑也詔侑於是欲其享此饌也嘏有長久廣大之義尸神象當為主之義訓陳記者誤耳殺牲之時先以毛及血告神血在內告其幽毛在外告其全也貴純貴其表裡皆善

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祭黍稷加肺祭齊去聲加明水報陰也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明水涗税齊貴新也凡涗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有血有氣乃為生物血由氣以滋故血祭者所以表其氣之盛也肺肝心皆氣之所舍故云氣主周祭肺殷祭肝夏祭心也祭黍稷加肺者謂尸隋祭之時以黍稷兼肺而祭也祭齊加明水謂尸正祭之時陳列五齊之尊又加明水之尊也肺於五行屬金金水陰也故加肺加明水是

以陰物而報陰靈也膟膋腸間脂也先燔燎于爐至薦熟則合蕭與黍稷燒之黍稷陽也牲首亦陽體此以陽物報陽靈也明水陰鑑所取月中之水涗猶清也泲濾五齊而使之清故云涗齊絜著潔淨而明著也自月而生故謂之明周禮五齊泛齊醴齊盎齊緹齊沈齊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服者服順於親也祭主於孝士之祭稱孝孫孝子是以祭之義為稱也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不但祭祖禰而已其祭有曾祖以上惟稱曾孫故稱曾孫某謂國家也大夫三廟得事曾祖也上士二廟事祖禰中下士一廟祖禰共之相詔侑於尸也相者不告尸以讓盖主人敬尸自致其誠敬盡其嘉善無所與讓也腥肆剔爛腍而審反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

自盡其敬而已矣舉斝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

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祭之為禮或進腥體或薦解剔或進湯沉或薦煮熟豈知神果何所享乎主人不過盡其敬心而已斝角皆爵名尸始即席舉斝角之時祝告主人拜尸以妥其坐夏立尸而卒祭此言古者指夏時也夏禮尸無事則立有飲食之事然後坐

縮酌用茅明酌也周禮三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事酒為事而新作者其色清明明謂之明酌言欲泲醴齊則先用此明酌和之然後用茅以泲之也

醆酒涚于清汁獻莎涚于醆酒醆酒盎齊也涚泲也清清酒也清酒冬釀接夏而成盎齊差清先和以清酒而後泲之故云醆酒涚于清以其差清故不用茅也汁獻謂摩挲秬鬯及鬱金之汁也秬鬯中有煮鬱又和以盎齊摩挲而泲之出其香汁故云汁獻涚于醆酒也

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亦上文所泲三者之酒皆天子諸侯之禮作記之時此禮已廢人不能知其法故

言此以曉之曰泲醴齊以明酌泲醆酒以清酒泲汁
獻以醆酒者即如今時明清醆酒泲于舊醳之酒也
舊謂陳久也澤讀爲醳醳者和
醳醴醸之名後世謂之醳酒
○籩豆之薦水土之
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
也非食味之道也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耆也卷
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
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
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不可
耆謂
食之有節不可貪愛舊說謂質而無味不能悅口不
可好謂尊嚴之服器不可以供玩愛武萬舞大武也不
以示壯勇之容不可常爲娛樂宗廟威嚴之地不可
寢處以自安宗廟行禮之器不可利用以爲便交神
明之
如此
義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

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話稾鞂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祈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后宜周禮司烜氏掌以鑑取明水於月盖取其潔也雕刻鏤也幾漆餙之幾限也宜稱也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黃目黃彝也卣罍之類以黃金鏤其外以爲目回名爲用貯鬱鬯之酒有芬芳之氣故云鬱氣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

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貴其義貴聲和之義○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繹之禮當於廟門外之西堂今乃於庫門內祊當在廟門外西室今乃於廟門外東方皆違禮故曰失之矣

【祭統】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産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虫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內則】可食之物有蜩范者蟬與蜂也如蚳醢是蟻子所為昆虫之異亦此類也◐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

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註見齊戒條)○是故先(去聲)期旬有一日宮宰宿書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緇)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

牲君執絅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曰圭瓚祼器也以圭璋爲柄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焉芻藁也殺牲用以薦藉○䟽曰宗婦同宗之婦執盎齊以從夫人也涗水即盎齊也嚌者嚌肝肺也嚌有二時一是朝踐之時取肝以膋貫之入室燎於爐炭而出薦之主前二是饋熟之時君以鸞刀割制所羞嚌肺橫切之不使絶亦奠於俎上尸並嚌之故云羞嚌云羞進也一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境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此與境內樂之之義也東上近主位祭時天子諸侯親在舞位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

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武宿夜武舞之曲名其義未聞裸則假於鬱鬯歌則假於聲音舞則假於干戚誠敬之志存於內而假外物以將之故其輕重隨志進退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註見上餕條是故尸謖縮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

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餘也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現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諸侯六簋此言四簋者留二簋為陽厭之祭故以四簋餕也舉黍則稷可知施惠之禮脩舉於廟中則施惠之政徧及於竟內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爲見君臣之義爲見父子之倫爲見貴賤之等爲見親踈之殺爲見爵賞之施爲見夫婦之別爲見政事之均爲見長幼之序爲見上下之際爲此之謂十倫鄭氏曰倫猶義也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

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詔告也祝祝也謂祝以事告尸於室中也出于祊謂明日繹祭出在廟門外之旁也〇同几辭見上設位下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尸本是臣為尸則尊之如君父矣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欲子知事父之道當如是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疏曰九祭二獻祼用鬱鬯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酳尸此皆尸飲之故云尸飲五於此時

以獻卿獻卿之後主婦酳尸酳尸畢賓長獻尸是尸飲七也乃以瑤爵獻大夫是正九獻禮畢但初二祼不飲故云飲七自此以後長賓長兄弟更為加爵尸又飲二是并前尸飲九主人乃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也此謂上公九獻故以酳尸之一獻為尸飲五也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酳尸但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酳尸尸飲一也卿以下同爵則長者先飲故曰以齒◯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若非大廟群昭群穆不得咸在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釋奠于其廟此爵

賞之施也疏曰酳尸之前皆承奉鬼神未暇策命此一獻則上文酳尸獻卿之時也若天子命群臣則不日常祭之日特假於廟也君卷袞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效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校豆中央直者執醴執醴齊之人蓋掌授豆也鐙豆之下跗也爵形如雀柄則尾也襲處因其處也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

善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疏曰殷質貴髀之厚賤肩之薄周文貴肩之顯賤髀之隱前貴於後據周言之○疏曰俎對豆之器俎以骨為主則豆以肉為主可知骨陽肉陰俎數奇豆數偶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群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疏曰此旅酬時賜助祭者酒衆兄弟子孫在昭列者為一色在穆列者為一色各自相旅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是以齒也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為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為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

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際接也尊者與賤者恩意相接

王制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疏曰礿薄也春物未成祭品鮮薄也禘者次苐也夏時物雖未成宜依時次苐而祭之嘗者新穀熟而嘗也烝者衆也冬時物成者衆也

曾子問 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接捷也疾速之義過此變異則減略節文務在速畢無迎尸於奧及迎尸入座等禮矣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

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陸氏曰天子言嘗禘郊社五祀諸侯言社稷略也大夫益略不復名祭、二

吉禘後祔

士虞禮是月也吉祭註是月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

檀弓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善殷之祔者以不急於見其親也

左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杜氏曰此謂天子諸侯之禮不通於卿大夫）○張子曰古者君薨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祔因其祫祧主藏於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于廟國語言日祭月享禮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三年之中不撤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如事生之禮猶其親之存也至於祔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祔也（理窟）

供齊盛 附犧牲

周禮 甸師祭祀供蕭茅 註蕭字或為茜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云縮

祭統 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緇)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緇服亦冕服緇以色言冕服則顯其為祭服耳

祭義 曰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不盡也是故昔

者天子為籍在亦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先古先祖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

曲禮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毛色純而不雜曰犧養於滌者曰肥求得而用之曰索○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元頭也武足跡也牛肥則跡大豕曰剛鬣豕肥則鬣剛豚曰

腯突肥腯者充滿之貌羊曰柔毛羊肥則毛細而柔弱雞曰翰音翰長也雞肥鳴聲長犬曰羹獻犬肥則可為羹以獻雉曰疏趾雉肥則兩足開張故曰疏趾兔曰明視兔肥則目開而視明故曰明視脯曰尹祭尹正也脯欲專割方正槀魚曰商祭槀乾也商度也商度其燥濕之宜鮮魚曰脡祭脡直也魚之鮮者不餒敗則然而直挺水曰清滌水玄酒也水可流濯故曰清滌酒曰清酌古之酒醴有清有糟未泲者糟既泲者清黍曰薌合黍熟則黏聚不散其氣又香故曰薌合粱曰薌萁粱穀之強者其莖葉亦香故曰薌萁稷曰明粢稷粟也明則是以交神祭祀之飯謂之粢盛稻曰嘉蔬蔬與疏同立苗疏則茂盛嘉美也韭曰豐本根本豐盛鹽曰鹹鹺鹹鹺鹽味之厚也玉曰嘉玉無瑕之玉幣曰量幣中廣狹長短之度也

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如繭如栗犢也宗廟之牛角握握長不出膚側手為膚四指也○郊特牲註犢未有牝牡之情故云貴其誠愨

郊特牲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祭上帝者謂帝牛也祭后稷者謂稷牛也滌者牢中清除之所二牛皆在滌中為猶用也若至期卜牲不吉或有死傷即用稷牛為帝牛而別選稷牛也稷人思其牛但得具用足矣

家禮源流續錄卷之一

家禮源流續録卷之二

天地之祭

周禮 春官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曲禮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歲徧◐大享不問卜冬至祀天夏至祭地□月素定故不問卜

郊特牲 祭天掃地而祭

表記 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内事用柔日不違龜筮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大事祭大神也小事祭小神也不違龜筮四字當在齊盛之下以其一聽於龜筮故神人之心皆順也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

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呂氏曰卜日而用之不敢必其期也卜牲而養之不敢必其物也是乃不敢以私褻事之也又曰二至祀天地四時迎氣用四立他祭祀之當卜日者不敢犯此素定之日也

禮器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潛一獻孰近者為褻遠者為敬與人情相近則非禮之極至者郊與大饗三獻皆有血腥爓熟此各言者據先設者為主也郊則先設血後設腥爓熟大饗祫祭宗廟也去人情稍近迎尸時血與腥同時薦獻酌酒以薦獻也社稷五祀皆三獻故因名其祭為三獻也爓沉肉於湯也其邑略變去人情漸近矣此祭血腥與爓一時同薦但當先者設之在前當後者設之居後據宗伯社稷五祀初祭降神時已埋血據此則正祭薦爓時又薦血也一獻羣小祀也祀卑惟一獻用熟肉無血腥爓三

者由

熟肉是人情所食最為褻近◐**方氏**曰爓而上尚氣而已至於熟則又尚味焉

郊祭名冬至祀天南郊夏至祀地北郊禮記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周正建子冬至之祀也左傳啓蟄而郊杜預曰祀天南郊盖孟春祈穀之祀也(韻會)◐**程叔子**曰郊祀配天宗廟配上帝天與上帝一也在郊言天以冬至生物之始故祭於圓丘而配以祖宗祀言上帝以季秋成物之始故祭於明堂而配以父其禮必以宗廟之禮享之但孝經之文有可疑周公祭祀當推成王為主人則當以武王配上帝不當言文王若文王配則周公自當祭祀矣周公必不如此(遺書)◐又曰大抵周家制作皆周公為之故言禮者必歸之周公焉(遺書)

○**程子禘祫議**又曰配天之祖則百世不易唯以后稷配上帝則必以父若宣王祭上帝則亦以厲王雖聖如堯舜不可以為父雖惡於幽厲不害其為所生也本朝以太祖祀於圓丘以禰祀於明堂自介甫此議方正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遺書)

○**宋英宗**元年詔明堂奉仁宗配饗公輔等奏明堂之祭以剏業繼體之君有聖德者配焉本

朝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于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仁宗則周之成王也雖有配天之功而未聞康王以嚴父之故而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成王也當仁宗之初偶有違是論者配天之祭當在太宗矣當時無言者故宗周之制不明於聖代 仁宗曾以真宗配帝 願陛下不腥嚴父之道復循宗周之禮○司馬光等奏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自古帝王自非建邦啓土肇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周公其人孔子以周公制禮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然後為孝也景祐二年仁宗詔禮官稽禮典以太祖為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真宗為帝者之宗比文武然則祀真宗於明堂以配五帝亦未失古禮今仁宗雖豊功美德洽於四海然顧捨真宗而以仁宗配明堂恐於祭法不合切謂宜遵舊以真宗配五帝於明堂為便○孫朴等奏以仁宗配明堂詔從孫朴等議以仁宗配明堂○語類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帝此說如何朱子曰此自是周公創立一箇法如此將

文王配明堂永為定例以后稷郊推之自可見○後来妄將嚴父之說亂耳（詩註曰配帝須以父也）

問明堂之配周公以義起之非古禮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曰諸儒正持此二議不决看来只得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禮不知在武王之時在成王之時若在成王時則文王乃其祖也亦自可見又問繇周公者當如何曰只得以有功之祖配之又曰孝經亦是湊合之書不可盡信（語類）○問天與帝分祭何也朱子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謂之帝○又曰春秋却有卜郊但卜上辛不吉則當卜中辛又不吉則當便用下辛不可更卜也如魯三卜四卜五卜至於不郊非禮（遺書）○問三年一郊與古制何如程子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曰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秋則明堂冬則圓丘皆人君為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國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禮（遺書）○又問六天之說程子曰此起於讖書鄭玄之徒從而廣之甚可笑也帝者氣之主也東謂青帝南謂赤帝西謂白帝北謂黑帝

中謂黃帝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與曰周禮說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故諸儒附與說又問周禮說果何如曰周禮中說祭祀更不可考證六天之說正如今人說六子不知乾坤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耳(遺書)○問今郊祀何故有許多帝朱子曰今添了天帝共成十帝一國三公尚不可況天有十帝乎周禮說上帝是總說帝說五帝是五方之帝說昊天上帝只是說帝之象鄭氏以為北極非也(語類)○又問禮疏中說五帝神名如威靈仰赤熛怒白招拒叶光紀之類果有之乎曰皆是妄說漢火德故祀赤熛怒謂之感生帝李朝火德故亦祀之(語類)○用拙問北郊之禮程子曰北郊不可廢元祐時朝廷議行只為五月間天子不可服大裘皆以為難行不知郊天郊地禮制自不同天是資始故凡用物皆尚純服用大裘也地則資生安可亦用大裘當時諸公知大裘不可服不知別用一服是時據昊天有成命之詩謂郊祀同文潞公便謂譬如祭父母作一處何害曰此詩冬至夏至皆歌豈不可耶郊天地又與共祭父母不同也此是報本之祭須各以

類祭豈得同時耶(遺書)○天地本朝只是郊時合
祭神宗嘗南郊祭天矣未及次年祭地而上仙元
祐間嘗議分祭東坡議只合祭引詩郊祀天地為
證劉元城逐件駁之秋冬祈穀之類亦是二祭而
合言之東坡謂祖宗幾年合祭一朝分之恐致禍
其說甚無道理(語類)○又曰如今郊禮合祭天地
周禮有圜丘方澤之說後入只說地便是后土見
於書傳言郊社多矣某看来不要如此也自還有
方澤之祭但周禮其他處又都不說亦未可曉(語
類)○問南北郊之辯曰如禮說郊特牲而社稷大
牢書謂用牲于郊牛二及社于新邑此其明驗也
故本朝後来亦嘗分南北郊至徽宗時又不知何
故却合為一又曰但周禮亦只說祀昊天上帝不
說祀后土故先儒說祭社便是又問周禮大司樂
冬至奏樂於圜丘以禮天夏至奏樂于方丘以禮
地曰周禮中止有此說更有禮大神享大鬼祭大
祇之說餘皆無明文○又曰天地合祭於南郊千
五六百年無人整頓(語類)○朱子曰古時天地定
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
禮當時禮數也簡儀從也省必是天子躬親行事

語類〇大學衍義補朱子曰日月星辰風雨寒暑無特祭皆從祀於郊所謂日於壇月於坎日於東月於西皆不出祀之兆言王宮夜明幽禜之類皆指其祭位耳寒暑無定位暑近日壇寒近月壇而已故曰相近於坎壇〇又曰先祭上帝次禋六宗次望山川然後遍及群神次序皆順〇類只是祭天之名其義則不可曉與所謂類上帝同皆不可曉然決非是常祭語類〇朱子曰節服氏言郊祀送迎尸則祀天有尸也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恐皆難有尸節服氏言郊有尸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〇又曰如今祀天地山川神塑貌象以祭極無義理語類〇問祭禮不用商音或以為是武王用厭勝之術窮起聖人恐無此意曰這箇也難曉嘗見樂家言商有殺伐之意故祭不用然也恐無是商調不是無商音語類〇程子曰文中子言封禪之費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此言極好古者封禪非謂誇治平乃依本分祭天地後世便把來做一件矜誇底事如周頌告成功乃是陳先王之功德非謂誇自遺書

補**周禮**曰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祭義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

三禮通義曰王者所以祭天地何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故以子道祭日以丁與辛何丁者反覆丁寧也辛者自克辛也○或問禮不言祭地止於大司樂一處言之舊見陳君舉亦云社稷之祭乃是祭地却不曾問大司樂祭地祇之事(大全)○問天神地祇人鬼地何以曰祇曰祇字只是示字蓋天垂三辰以著象如日月星辰是也地亦顯山川草木以示人所以曰地示(語類)○

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周頌註)

明堂 附方明

祭義祀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延平周氏**曰先王之於教豈必諄諄而命之也哉蓋行禮於此而人得於彼而不知者乃教之至也

明堂位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上聲)南鄉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大戴禮明堂者古之有也註淮南子言神農之世祀以明堂神農明堂曰天府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赤綴牖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

五三六一八【鄭註】法龜文也 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

九室十二堂室四户户二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

近郊三十里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待朝

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

【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明堂天子布政之堂八窓四達上圓下方在國之南

【盛德】曰明堂以草蓋屋上圓下茅所以朝諸侯○【尸子】曰黃帝合宮有虞總章(註皆明堂異名)殷人陽館周人明堂○援神契周之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在辰巳○【張子】曰據玉藻疑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太廟(正蒙)○【朱子】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箇東之北爲青陽左箇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

爲明堂左箇南之西(卽西之南)爲明堂右箇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卽南之西)爲總章左箇西之北(卽北之西)爲總章右箇北之中爲玄堂太廟北之東(卽東之北)爲玄堂右箇北之西(卽西之北)爲玄堂左箇中爲太廟大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箇右箇則青陽之右箇乃明堂之左箇明堂之右箇乃總章之左箇也總章之右箇乃玄堂之左箇玄堂之右箇乃青陽之左箇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大全)○語類又曰明堂想只是一箇三間九架屋子(明堂配帝說已見上)

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青赤白黑玄黃設六玉圭璋琥璜璧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天子祀方明禮日月四瀆山川丘

陵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沉祭地瘞（方者合木爲上下四方也方四尺明者神明之象

朱子曰按覲禮特言拜日禮日禮月禮山川丘陵而無禮天禮地之文下文乃曰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沉祭地瘞何也鄭註曰升沉必就祭者也就祭謂王巡狩及諸侯盟祭也此盖傳記祭天地日月山川丘陵之禮有燔柴升沉瘞之別非專言覲禮也注又傳會上文爲之說曰燔柴祭天者祭日也祭地瘞者祭月也王巡狩之盟其神主日諸侯之盟神主山川王官之伯會盟其神主月一說之外又生一說穿鑿支離甚矣（文獻）

補**家語**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之牖有堯舜桀紂之像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戒

明堂位周公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

樂頌度量而天下大服

三輔黃圖曰明堂者明天道之堂也所以順四時行月令宗祀先王祭五帝故謂之明堂○孝經曰孔子言宗祀文王於明堂則祀事以之明故也孟子言行王政於明堂則政事以之明故也此言朝諸侯於明堂則朝事以之明故也謂之明則一所以明則三也(明堂位註)○[illegible]曰文王之祀既不敢同后稷於郊又無屈天神於宗廟之理故特尊其祀於明堂也斯其爲曲盡矣(周頌註)

社稷

周禮 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

郊特牲 天子祭社稷大牢諸侯小牢○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荅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

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

是故喪(去聲)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亳社北牖使陰明也

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左傳)○張子曰秦社王爲群姓所立必在國外也民各有社不害爲秦社王社王自立爲社必在城內在漢猶有秦社在唐只見一社(理窟)○程子曰亡國之社遷之禮也湯旣勝夏欲遷其社以爲遷之不若不遷之愈故存之以爲後世戒(遺書)○或問旱乾水溢變置社稷程子曰句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諸侯之國亦各以其有功水土者爲配水旱則變置所配之人(朱子曰伊川說非也不可以一時之災而遽忘萬世之功盖言遷社稷壇塲於他處耳外書)○問古者各樹所宜木以爲社不知以木造主還以樹爲主朱子曰只以樹爲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

類問周禮載社主是如何曰古人多用主命如出行大事則用綃帛就廟社請神以往如今魂帛之類社只是壇若有造主何所藏之(語類)○星湖[illegible]嘗言古者社以木爲主今以石爲主非古也朱子曰非將木截作主也以木名社如今櫟社柳社榆社之類(語類)○先生嘗說以社祭爲祀地諸儒云立大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五峯有此說謂此即祭地之禮(道夫錄云五峯言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却說得好)周禮他處不說只宗伯以黃琮禮地註謂夏至地神在崑崙與瑞兩圭有邸以祀地註謂祀於北郊大司樂夏日至於澤中方丘奏之八變則地示可得而禮矣他書亦無所考書云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然禮云諸侯社稷皆少牢此處或不可曉(語類)○又曰周禮亡國之社却用刑人爲尸一部周禮却看得天理爛熟也(語類)○朱子答社壇說曰州縣社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陛稷壇如社壇之制(社以石爲主其形如鍾長二尺五寸方一尺剡其上培其下半)四門同一壝二十五步(壇飾各隨方色上蓋以黃土)瘞坎於壇之北壬地南出陛方深取足容物　右出政和五

壇新儀又以行事儀考之二壇東西相弁坐南向北（社壇石主在壇上之南方）北門壝外空地須令稍寛可容獻官席位空地之北乃作齋廳以備風雨設獻官位（獻官南向行事） 社主舊法惟社有主而稷無主不曉其意恐不可以己意增添其言壇上之南方非壇之中也盖神位坐南向北而祭器設於神位之北故石主當壇上南陛之上若在壇中央即無設祭處矣 凡言方者皆徑也此言方二丈五尺者從東至西二丈五尺從南至北二丈五尺也（後壇壝内二十五步其說亦然） 高三尺壇分三級是以一尺爲一級也 四出陛此陛之級即壇之級也但於四面陛之兩傍各以石砌作慢道隔斷使其中爲陛級外爲壇級可也壝方二十五步者亦是徑二十五步也以丈計之六尺爲步則爲十五丈也四角築土爲壝高三尺許使壇上與齋廳相望得見壝上不用尾盖但以磚兩面砌之使其走水尤爲堅固四門當中開門右法不言濶狹恐須濶一丈餘庶幾行禮往來不妨礙 兩旁各立一華表高一丈許上以撗木貫之如門之状 壇飾古者不用磚砌無所考今不砌恐

易壞赤土餙之偕於郊壇不可用也瘞坎於壇
北壬地即是合在北壝門內兩壇邊各於中央下
日隔取壬地各用磚石砌作一小天井深濶三四
尺許其南作踏道上下開時以土實之臨祭即令
人取去土掃令潔淨祭畢即使人持幣及祝版之
屬從踏道下送入坎中然後下土築實差人守視
一燎壇古者祭天以燔燎祭地以瘞埋來喻所云
燎壇爲風師兩師雷師設祭是也古今禮制社稷
風雨雷神各有壇又各有方位社稷於西方風師
於東北雨雷於東南 壇壝并亦是禮制當用古
尺不當用
大尺〈大全〉

補 **周禮**大司徒設社稷之壝壝者累土以爲高也
不屋而壇社壇在東稷壇在西

祭法曰厲山氏之子曰農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
子曰后土故祀以社

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也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人望見師敬之所以表功也◇天子諸侯小大牢皆黝色用黑幣日用甲註周初未制禮之時日猶用戊◇孝經緯曰社土神之主也土地濶不可盡敬故封土爲社以報功也稷五穀之長也穀衆不可徧祭故立稷神以祭之◇問社稷初朱子曰說得不同或云稷是山林原隰之神或是穀神看來穀神較是社是土神(語類)◇輔氏曰盖古者建國左祖右社左陽右陰陰主殺軍行載社以行不用命戮于社◇方氏曰祀必有其配故祭社則配以句龍祭稷則配以周棄焉(祭義註)◇馬氏曰言社而不言稷者盖社可以兼稷也

風師

周禮大宗伯以標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月令立春後丑日祭風師於國城東北

補 大全 南康軍故無風師壇淳熙六年築壇三成陛四出東爲燎壇南爲大門而周垣之書祀儀於門之東壁圖其陳列登降之位於西壁

山川 附旅祭 城隍

周禮 春官小宗伯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

王制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朱子 曰一家之主則一家鬼神屬焉守一國則一國鬼神屬焉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者來爲天下者這一箇神明是甚麼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恠

月令 孟春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

曲禮 天子諸侯祭山川歲徧

張子曰山川之祀以興雲致雨必報之故祀之視三公諸侯何嘗有此人像聖人爲政必去之（理窟）〇程子曰山川興雲雨只是氣蒸成耳今人不知此理纔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復於廟中求耶世人旦祈禱而有雨遂指爲靈豈知適然（遺書）〇朱子曰古人祭山川只是設壇位以祭之祭時便有祭了便無故不褻瀆後世却先立箇廟皃如此所以反致惑亂（語類）〇乞增修禮狀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今州郡封域不減古之諸侯而封內名山大川未有望祭之禮其有祀廟亦是民間所立淫誣鄙野非復古制顚乃舍其崇高深廣能出雲雨之實而傴僂拜伏於土木偶人之前以求其滋養潤澤者於義既無所當又其牲牢器服用褻味燕器於禮又無所稽乞捡照五禮新儀依放祭社禮儀立定壇場方位制度并賜行下（大全）

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旅陳也〇陳氏曰旅非常祭也

或問旅祭程叔子曰古之祭名皆有義如旅亦不可得而知(遺書)○程子曰如今城隍神之類皆不當祭(遺書)

補**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王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沉之禮也)

王制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

朱子曰諸侯祭封內山川只緣是他屬或故或祭得他若不屬則氣便不與之相通如何祭得他(語類)○問土地山川之神人家在所不當祭否朱子曰山川之神季氏祭之尙以爲僭况士庶乎如土地之神入家却可祭之(語類)

祈雨

周禮 春官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 註 禜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春秋傳日月星辰之神則霜雪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

今祈雨不祭境內山川如何便去告上帝(語類)○又曰今祈雨神佛之類亦是其所居山之氣可感之神佛所居皆是山川之勝而靈者雨亦近山者易至而多陰也(語類)

補歲旱禱皇禁中祈雨有應蔡父 奏云此固陛下至誠感通天人之際其近如此若他事一有不至則其應亦當如此願陛下深加聖慮(語類)

雩

周禮 春官司巫若國有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註 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上公句龍周棄之等

祭法 雩宗祭水旱也

說文 夏祭樂于赤帝以祈甘雨鄭玄曰雩者吁也吁嗟而請雨也杜預曰雩之言遠也遠爲百穀祈甘雨也穀梁曰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雨故謂之雩○**張子**曰龍見而雩當以孟夏爲百穀祈甘雨也(理窟)○**程子**曰春秋書大雩以見魯不當爲與書郊同(遺書)

補 **程子**曰成王重周公故賜魯重祭得大雩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內山川魯之大雩當之常祀不能皆書故曰其非時則書之過旱災則非時而雩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經說)

蜡 **韻會** 作䄍索也索饗百神也○年終祭名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䄍秦曰臘

郊特牲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祭八神先嗇一(神農是也)司

嗇二(竝此職者)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虫八伊耆氏堯也索求索其神也合猶閉也閉藏之月萬物各已歸根復命聖人欲報其神之有功者故求索而享祭之也○張子曰昆虫是害者不祭此歲終大祭也

朱子曰五行之建於國家初無利害但臘日則用此推之如本朝用戌日爲臘是取此義(語類)○或問蜡便是臘否曰摸撲臘自是臘蜡自是蜡(語類)

補 周禮 國祭蜡則歛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郊特牲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上聲)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旣蜡而收

民息已故旣蜡君子不興功

雜記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言飲酒醉甚也）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

五祀

曲禮 天子諸侯大夫祭五祀歲徧（戶竈中霤門行）

月令 春祀戶夏祀竈中央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孟冬臘五祀（疏臘獵也謂臘取禽獸以祭五祀也）

祭法 天子立七祀（司命中霤國門國行泰厲戶竈）諸侯立五祀（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公厲）大夫立三祀（族旅門行）士立二祀（門行）庶人立一祀

或戶或竈

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諸侯尸十三飯天子十五飯不侑者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不勸侑使滿是其數也酳不酢者無酢主人以下等事也葬後哀稍殺漸向吉故祝侑尸食至十五飯攝主酳尸尸飲卒爵而酢攝主攝主飲畢爵而獻祝祝受而飲畢則止無獻佐食以下之事諸侯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皆帥循天子之禮

程伯子曰五祀恐非先王之典(遺書)○或問有五祀否叔子曰否此祭全無義理(遺書)○又曰門之用顧大於井之功乎祭門不祭井何說也(古人同井)(語類)○問先生有五祀之祭否朱子曰不祭問

中霤是何處曰上世人居土屋中間開一天窓此便是中霤後人不忘古制相承亦有中霤之名但於室中祭之(語類)○問祭行之義曰古人無廊屋只於堂階下取兩條路五祀雖分四時祭然出則獨祭行及出門又有一祭作兩小山於門前烹狗置之山上祭畢却就山邊喫却推車從兩山間過蓋取跋履山川之義(語類)○又曰祖道之祭在一土堆置犬羊於其上祭畢以車碾從上過象行者無險阻之患也(語類)○五祀皆設主而祭於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奥未知以何人爲尸五祀各有主未祭及祭畢不知於何處藏是無所考也(語類)

補或問五祀有尸以誰爲之朱子曰今無可考但墓祭以冢人爲尸以此推之祀竈之尸恐膳夫之類祀門之尸恐閽人之類祀山川則虞衡之類儀禮周公祭泰山召公爲尸(語類)○[illegible]

問祭五祀想也只是當如此致敬未必有此神朱子曰神也者妙萬物而言者也盈天地之間皆神若設五祀無神則是有有神處有無神處是甚麽道理(語類)○問鬼神陰陽動靜作止之

故朱子答曰有此物便有此鬼神盖莫非陰陽之所爲也五祀之神若細分之則户竈屬陽門行屬陰中霤兼陰陽就一祀之中又自有陰陽也(語類)

厲【韻會】鬼灾曰－禲通作厲

【祭法】七祀曰泰厲䟽曰古帝王無後者此鬼無所依好爲民作禍

【左傳】子產立伯有之後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矣○【朱子】曰伯事別是一理(遺書)○【朱子】曰子產可謂知鬼神之情狀(語類)

補問伯有之事別是一理如何曰是別是一理人之所以病以終盡則其氣散矣或遭刑或忽然而死者氣猶聚而未散然終於一散(語類)

儺

【周禮】夏官方相氏帥百隷而時儺以索室敺疫

郊特牲 鄉人儺孔子朝服立於阼階存室神也

程子曰儺亦有理天地有厲氣而至誠作威嚴以驅之○朱子曰古人儺禮節目不可考想亦非後世俚俗之所爲者

補 月令 季春命國儺仲秋天子乃儺季冬命有司大儺

呂氏 春秋前歲一日擊鼓毆疫厲之鬼謂除害亦曰儺○後漢禮樂志昔顓頊氏有三子亡而爲疫鬼一居江水爲瘧鬼一居若水爲罔兩蜮鬼一居人宮室區隅中善驚小兒爲小鬼於是以歲十二月命祀官時儺以索室中而毆疫鬼焉

神祠 附淫祠

祭法 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

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程子曰風肅然起於人心恐怖要之風是天地間氣非土偶人所能爲也(遺書)○或問世有廟食之神綿歷數百年又何理也朱子曰況久亦能散(語類)○問世崇姑神云云朱子曰是我心中有故應得應不得者是心中亦不知曲折也(語類)

曲禮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狄仁傑毀吳楚淫祠千七百餘止留四祠(夏禹吳太伯季札五員四廟也(遺書)○張子厚罷禮官歸過洛陽見程叔子語及禮院所定龍女衣冠事子曰龍文衣冠知何子厚曰當依夫人品秩盖龍女本封善濟夫人子曰某則不能旣曰龍則不當被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天降祐宗廟之靈朝廷之德而吏士之勞也龍何功之有又聞龍有五十三廟皆曰三娘二子一龍耶一則不當有五十三

廟五十三龍則不應盡爲三娘子也子厚黙然(亦以此爲伯子言(遺書)○朱子曰淫祠之鬼神旣不當其位未能除去則亦當敬而遠之耳○張南軒爲郡所毁淫祀前後以百數朱子曰南軒拆廟次苐亦未到此須是使民知信未稍無疑始得不然民倚神爲主拆了轉使民信向怨望舊有一邑泥塑一大佛一方尊信後被一無狀宗子斷其首民聚哭之頸上泥木出舍利泥木豈有此物只是人心所致(語類)○輔廣云今愚民於村落立一神祠合衆以禱之其神便靈曰可知衆心之所輻輳處便自暖故便有一箇靈底道理所以祭神多用血肉者蓋要得藉他之生氣耳○又曰人做州郡須去淫祠若係勅額者則未可輕去(語類)○又曰伊川令呂進白去了淫祠李先生云此等事須是自信得及如何教人做得(語類)○問今之神祠無義理者極多若當官處於極無義理之神祠雖勅額凡祈禱之類不往可否朱子曰某當官所至須理會一番如儀案所具合祈禱神示有無義理者使人可也(語類)

補家語衛將軍文子將立三將軍之廟於其家孔
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
宋文簡公李燾曰中興祭奠未備嶽鎮海瀆
先農先蠶風雨雷師祝祠以酒脯代牲牢雨賜
失節郡國水災
以此詔復舊

聖賢附釋菜

周禮春官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舍采舞者皆持芬香之采或曰
古者見於師以采爲贄采直爲蔬菜之菜或曰學者
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
其師
也

文王世子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師
必以幣釋奠者設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疏
曰始立學者有幣四時常奠不用幣也陳氏

曰無尸以主於行禮非報功也

[月令] 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采讀為菜蘋蘩之屬○[馬氏]曰釋采用丁為文明也陳氏曰取先庚後甲也

朱子文廟釋奠儀

時日以春秋二仲上丁前一月撿舉關所屬排辦前期習儀行事於講堂

[齋戒] 前五日應行事官執事官散齋三日治事如故宿於正寢不吊喪問疾作樂判書刑殺文書決罰罪人及與穢惡致齋二日一日於廳事其一日質明赴祠所宿齋諸生皆齋於學館

[陳設] 前三日有司設行事執事官次於廟門外(先滌祭器)前二日有司牽牲詣祠所前一日掃除廟之內外(并滌祭器)釋奠日丑前五刻執事者陳幣篚各一於神位之左(幣以白繒各長一丈八尺)祝板各一於神位之右置於坫(祝板長尺二寸廣八寸梓楸或栢為之)次設祭器掌饌者實之每位各

左十籩為三行以右為上（第一行乾撩在前乾棗
銂盐魚鱐次之第二行鹿脯在前榛實乾拖次之
第三行菱在前芡栗次之）右十豆為三行以右為
上（第一行芹菹在前筍菹葵菹菁菹次之第二行
韭菹在前魚醢兔醢次之第三行豚拍在前鹿醢
醓醢次之）一俎二一在籩前（實以羊腥七體兩髀兩
肩兩脅並脊兩髀在上端兩肩兩脅次之脊在中）
一在豆前（實以豚腥七體其載如羊）又俎六在豆
右為三重以北為上（第一重一實以羊腥腸胃肺
離肺一在上端肺三次之腸三胃三又次之一實
以豕腥膚九橫截第二重一實以羊熟腸胃肺一
實以豕熟膚其載如腥第三重一實以羊熟十一
體肩臂臑肫胳正脊一直脊一橫脊一代脅一長
脅一短脅一皆二骨以並肩臂臑在上端肫胳在
下端脊脅在中一實以豕熟十二體其載如羊皆
羊在左豕在右）簋二簠二在籩豆外二俎間簋在
左簠在右（簠實稻粱粱在稻前簋實黍稷稷在黍
後）設犧尊四象尊四為二重在殿上東南隅北向
西上犧尊在前皆有坫加勺冪為酌尊（犧尊一實
明水為上尊餘實泛齊初獻酌之象尊一實明水

爲上尊餘實醴齊亞終獻一酌之○文公時惟顔孟配享故設犧尊四象尊四今增曾子子思當設犧象各六)又設太尊二山尊二在神位前兩楹之殿下不酌之尊通爲兩行(太尊一實泛齊山尊一實醴齊各一尊實明水)著尊二犧尊二象尊二壺尊六(著尊一實盎齊犧尊一實醍齊象尊一實沉齊各以一尊實明水壺尊三實玄酒三實三酒明水元酒皆在上五齊三酒皆以本處酒代充之)在殿下皆北向西上加冪五齊三酒皆設而不酌又設諸從祀位祭器每位各左二籩(栗在前鹿脯次之)右二豆(菁菹在前鹿醢次之)俎一在籩豆間(實以羊豕腥肉)簠一在籩前(實以稷)簋一在豆前(實以黍)爵一在籩豆之間兩廡各設象尊二(實以法酒)有司設燭于神位前設洗二於東階之東(盥洗在東爵洗在西罍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若爵洗之篚則又實以爵加坫)執罍篚者位於其後設揖位於廟南門外初獻在西東向亞終獻及祝在東西向北上(祝位稍却)又設三獻官席位於殿下東階東南西向北上分獻官位其後祝位二於庭中稍北學生位於庭中北向西上設初

獻飲福位於東序西向又設祝位於殿上前楹間南
西向開瘞坎於廟殿之北壬地方深取足容物南
出陛設望瘞位於瘞坎之南三獻官在南北向西
上祝在東西向

省饌 前一日釋奠官帥其屬常服閱饌物視牲充
腯詣厨視滌溉訖各還齋所晡後掌廟者掃除廟
之內外

行事 釋奠日丑前五刻行事執事官各入就次掌
饌者帥其屬實饌具畢贊禮者引初獻常服（凡行
事執事官皆贊禮者引）升自東階（凡行事執事官
升降皆自東階）點視陳設訖退就次各服其服學
生先入就位（贊禮者引）三獻官詣廟南門外揖位
立定（據士相見禮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贄入門左
疏曰凡門出以西為右以東為左入則以東為右
以西為左故儀禮十七篇主人出入門皆由闑東
賓出入皆由闑西此不易之論也今釋奠儀設揖
位於廟門之外初獻立于闑西東面亞終獻立於
闑東西面誤也當以儀禮賓西主東之位為序）贊
禮者贊揖次引祝入就殿下席位西向立贊者對
立於三獻之前少定贊請行事凝安之樂作三成

止賛唱者曰再拜初獻以下皆再拜賛者引祝升殿就位

奠幣 賛者引初獻詣盥洗位同安之樂作〈初獻升降行止皆作同安之樂〉至位北向立執罍者酌水初獻搢笏盥手帨手執笏升詣至聖文宣王神位前北向立樂止明安之樂作搢笏跪祝立於神位之左西向搢笏跪執事以幣授祝祝奉幣授初獻祝執笏興初獻受幣奠訖執笏俛伏興賛者引祝次詣兖國公神位前北向立次引初獻詣神位前東向立奠幣如上儀次詣郕國公沂國公鄒國公神位前奠幣並如上儀樂止祝復位初獻降階樂作復位樂止

初獻 少頃賛者引初獻詣盥洗位樂作至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次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執笏升殿詣至聖文宣王酌尊所南向立樂止成安之樂作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搢笏跪執爵執尊者舉冪執事者酌犧尊之泛齊初獻以爵授執事者興執笏詣文宣王神位前北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執酌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樂止次引祝

詣神位前東向搢笏跪讀祝文讀訖執笏興先詣配位前南向立初獻再拜成安之樂作次詣兖郕沂鄒國公神位前東向酌獻讀祝並如上儀俱復位初獻降階樂作復位樂止

亞獻 贊者引亞獻詣盥洗爵洗位升詣酌尊所（儀節及樂並同初獻）酌象尊之醴齊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詣文宣王兖郕沂鄒國公神位前東向酌獻讀祝並如上儀俱復位亞獻降階樂作復位樂止

終獻 贊禮者引終獻詣洗升殿酌獻如亞獻儀降復位

分獻 終獻將升次引分獻官詣盥洗盥手帨手分獻殿內及兩廡諸神位（獻十哲者由東階升獻兩廡者由兩廡之階而升）搢笏跪執酌三祭酒奠酌執笏俛伏興再拜分獻訖俱復位

飮福受胙（攝王氏胙俎各減正脊橫脊）贊禮者引初獻升階詣東序西向立執事者各以爵酌福酒合置於一爵持爵詣初獻之左北向立（祝進立初獻之西東面白）初獻再拜搢笏跪受爵祭酒啐酒奠酌執饌者以俎進減正配位胙肉合置一俎又以豆取黍稷飯合置一豆先以飯授初獻初

獻受訖以授執饌者執事者再以授初獻初獻受爵飮卒爵執事者受虛爵復於坫初獻執笏俛伏興再拜降復位(全云贊唱者曰執事各復位)贊禮者(今定贊唱者)曰賜胙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飮福受胙者不拜)

望瘞 贊禮者引初獻以下就望瘞位執事者取幣祝版置於瘞坎贊禮者曰可瘞實土半坎初獻以下詣南門外揖位立定贊禮者贊曰揖禮畢退有司監徹禮饌闔戶以降乃退(文獻通)

滄洲精舍釋菜儀

前期獻官以下皆盛服(今用深衣凉衫)掌儀設神座用席先聖南向配位西向從祀位東西向(宣聖像居中顏曾思孟西向配北上并紙牌子濂溪東一明道西一伊川東二康節西二溫公東三横渠西三延平東四亦紙牌子並設於地)設祝版於先聖位之右設香爐香案香合於堂中設祭器於神座前每位各左一籩(今用茶盤實以脯果)右一豆(今用茶盤實以筍菜)設犧尊一於堂上東南隅(今

(以卮尊代)加勺冪設燭四於堂中二於東西從祀位之前設洗二於東階之東(盥洗在東爵洗在西)卓一於洗東卓上箱二(巾東爵西)設獻官位於堂下北面分奠者二人次之諸生又次之皆北向西上及期獻官以下序立於東廊下掌儀率執事者升堂實酒饌贊者一人引獻官升堂點閱降就堂下位分奠官及諸生各就位贊者一人離位少前再拜訖進立於主人之右西向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掌儀祝司尊者皆升掌儀立於東序西向祝立於阼階上西向司尊者立於尊南北向贊引獻官詣盥洗之南北向立盥手帨手升焚香再拜降再詣盥洗如初詣爵洗南北向立洗爵以授贊升詣尊所西向立贊以爵授獻官司尊舉冪酌酒獻官以爵授贊俱詣先聖前獻官北向跪贊跪授爵獻官執爵三祭奠爵於籩之間俛伏興少立祝詣獻官之左東向跪讀祝訖興復位獻官再拜次詣盥洗爵如初洗諸配位爵訖贊者以盤盞捧升酌詣配位如初儀但不讀祝獻官復位當獻官詣配位酌獻時贊者二人各引分奠官分行東西從祀禮盥洗以下並如配位之儀(東先西後)分奠訖復

位在位者皆再拜退（隨曲長幼並來陪禮畢先生揖賓坐賓再起請先生）就中位開講先生以坐中多年老不敢居中位再辭不獲諸生復請遂就位說為學之要午後集衆賓飲至暮散（大全）

張子曰家中有孔子真嘗欲置於左右對以坐又不可焚香又不可拜而瞻禮皆不可思之不若卷而藏之尊其道（理窟）

問祭先聖先賢如何曰有功德在人人自當報之（語類）○朱子語諸生曰開元釋奠儀設先聖位於堂西東向先師位其東北南向初不云有像設及從祀諸子也今以當時人文章所記著考之則皆為夫子南面像門人亦像十子而圖其餘於壁是則開元之制施用於當時者十亦無幾矣二三子試實其所以然斷其得失（大全）○開元禮只是臨時設位後來方有塑像顏孟配享始亦分位于先聖左右後來方並坐于先聖之東西向當來所降指揮今亦無處尋討（語類）○又曰室中西南隅乃主位若宣聖廟室則先聖當東向先師當南向古者主位東向故拜則望西今既一列南向到拜時亦却

望西都自相背古者器用籩豆等陳於地當時只席而坐故如此今塑像高高在上而祭饌反陳於地情文全不相稱曩者白鹿塑像時某以為不如不塑像某處列子廟却塑列子膝坐于地這必有古禮(語類)○又曰宣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主祭可也今不可行只得設像坐于地方始是禮(語類)○又曰謁聖焚香不是古禮拜進將捻香不當叩首只直上捻香了却出笏叩首而降拜(語類)○又曰家塾祀夫子於古未聞若以義起當約釋菜禮為之

補 說 曰釋奠即舍釋菜即祭菜然則國子入學以蘋蘩告誠祀其師以示敬道也 鄭玄 註云菜芹藻之屬

雜錄 曰二先生邵張公四像今並欲頫為背之惟橫渠一象服章不類或有此凋縮并告為摹易之如二先生野服如何(天全)

宗廟 附原廟 昭穆 同堂異室

【周禮】春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辨廟祧之昭穆

【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為親踈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王考祖也皇考曾祖也顯考高祖也祖考始祖也祧言三昭三穆之當遷者藏於夾室也壇墠不得祭於祧祭之則為壇墠也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

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去祖為壇

者高祖之父雖遷主寄太祖之廟而不得於此受祭若有祈禱則去太廟而受祭於壇

王制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 朱子 曰昭之為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曰其為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說諸侯之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當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為外為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室寢而墻于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神主附于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于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廟室中皆東向及其祫于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

位群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群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群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祫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為昭而四世為穆五世為昭而六世為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郕霍為文之昭邗晉應韓為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為尊而右為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為尊而左反為卑也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

而内有以各專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毁未毁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唯其四時之祫不陳毁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歟曰然則毁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為将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撤而悉去之也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殷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則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毁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為太祖而組紺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為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為五廟而祧者藏于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

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為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為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殷即增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遞遷至于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為少不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為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

補註 室有東西廂曰廟 ○ 程子曰君與夫人當異廟故自無配（遺書）○ 程伯子曰七廟恐只是一日行禮（遺書）○ 又曰歸格于藝祖用特只言祖廟舉尊耳實皆告也共用一牲而已古禮雖不可詳恐薦新之類亦止就廟惟時祭設主則各就其室非祭不必設主也（遺書）○ 張子曰殺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并遠廟為祧者二無不遷之太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為親廟二為

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為太祖若祫則請於其君并高祖干祫之正蒙○朱子曰凡廟皆南向而本廟之主在其室中皆東向但祫祭於太廟之時則獨太祖不易其位而群廟主合食於前者皆南向北向以敘昭穆耳

天全○韋玄成等議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劉歆以為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宗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殷有三宗云云二說不同班固以歆說為是今亦未能決其是非姑兩存之至於遷毀之序則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元豊議禮陸佃以為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為義穆以恭上為義方其為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為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壇立於右墠立於左以周制言之則太王親盡去右壇而為墠王季親盡去左祧而為壇左右之遷徙無嫌云此皆為說之誤殊不知昭穆本以廟之東西主之南北得名初不為父子之號也壇墠之左右亦出先儒一時之說禮經非有明文正似果

然亦為去廟之後主藏夾室而有禱之祭且壇墠又皆一而已昭不可以越壇而徑墠穆不可以有壇而無墠故迭進而無嫌非若廟之有昭穆而可以各由其序而遞遷也(大全)○又曰四時之祫不兼毁廟之主則有無昭而穆獨為尊之時合若王季雖遷而武王猶與成王為偶不進居王季之處也文王之為穆也亦虛其所向之位則何害其為尊哉(大全)○朱子答何叔京書曰所論光武親廟立伯升之子以奉私此最得之但成哀以下即陵為廟似已允當蓋彼皆致寇亡國之君又未嘗命光武以興復自不當更立廟於京師也如漢獻晋懷又不同蓋昭烈元帝嘗受二帝之命矣此等事乃禮之變須精於義理乃能處之不差(大全)○又曰左傳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嘗得古之王者嘗為都處便自有廟如太王廟在岐文王廟在豐武王祭太王則於岐祭文王則於豐(賀孫録)云古人之廟不還鎬京却無二王之廟(語類)○又曰堯舜之廟雖不可考然以義理推之堯廟當立於丹朱之國所謂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語類)○又曰諸侯不得祖天子然魯有

文王廟左氏亦云鄭祖厲王此必周衰諸侯僭肆(語類)◐古人大抵室事尚東向堂事尚南向(語類)◐又曰近見太廟之堂亦淺祫祭時太祖東向乃在虛處群穆背簷而坐臨祭皆以帝幕圍之古人惟朝踐在堂宅祭皆在室中户近東則太祖與昭穆之位背處皆實又其祭逐廟以東向為尊配位南向若朝踐以南向為尊則配位西向矣(語類)又曰古制不可曉禮說士堂後一架為室蓋甚窄◐天子便待加得五七架亦狹窄不知周家三十以上神主位次相逼如何行禮(語類)◐又曰今一廟西上之制岀於漢明帝歷代相承不改(語類)◐又曰太祖不別立廟室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語類)

◐朱子曰王制祭法廟制不同以周制言之恐王制為是◐馬氏曰祭法與王制不同王制天子三昭三穆與太廟而七祭法則序四親廟一祧太祖以辨昭穆王制諸侯五廟與太廟而五祭法則三親廟月祭高太二廟享嘗以見隆殺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而三祭法但有二親廟而高太無廟有二壇以為請禱之祭而已王制士一廟祭法則分適士二廟官士一廟又祭法有考王考廟

皇考顯考祖考之類王制則無之大抵王制畧而祭法詳又按三壇同墠之說出於金縢乃是旦有所禱而後為之非於宗廟之外預為壇墠以待他日之有禱也孝經為之宗廟以鬼享之非去墠而為鬼也如晉張駟之說則祭法所言難以盡信（文獻）

朱子禘祫議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鄭氏云夏五廟商六廟周七廟今按商書已云七世之廟鄭說恐非是）其制皆在中門外之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晉孫毓議）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毁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則無二廟其遷毁之次則與天子同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于祖父者也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大畧如此漢承秦獘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貢禹韋玄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

不能盡合古制後漢明帝欲自儉抑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雖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之制自是以來更歷魏晉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一隅既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群廟之神又上壓祖考而不得自爲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宜亦有所不安矣大全

原廟

漢惠帝爲朝長樂宮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叔孫通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遊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擧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立原廟朱子曰原再也既有廟而再立一廟〇**宋子**宗廟同堂異室議漢章帝以明帝一時亂命壞千古之彝制諸儒未有斥其非者徒知論惠帝作原廟之罪夫原廟誠不當

作要必復古宗廟之制然後可得而議爾或曰周公祀文武於洛邑非原廟耶曰此固禮之變也然設於別都而不設於京師及所幸郡國又不聞其以果獻之褻禮施焉則亦與漢異矣（大全）○本朝既有太廟又有景靈宮原廟則是衣冠一月出遊之地只一月一次到彼初無神座今則一一有之又只似太廟了恐非所謂原廟之意（語類）○問景靈起於何代曰起於真廟初只祀聖祖諸帝后其後神宗祀聖祖於前殿帝后於後殿似此等禮數唐人亦無（語類）○問原廟之制朱子曰藏高帝衣冠於其中月一取其衣冠出遊於國中也古之廟制前廟後寢寢所以藏亡者之衣冠漢時却移寢於陵所謂陵寢故明帝於原陵見太后鏡奩中物而悲哀蔡邕曰謂上陵亦古禮此等議論皆是他講學不明之故他只偶見明帝之事故為是說（語類）

補問漢原廟曰如原蠶之原（語類）

昭穆

【祭統】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

【朱子】曰孫毓云外爲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岀江都集禮(語類)○又曰賈疏中謂太廟居中昭穆左右分去列作一排若天子七廟恐太長潤又曰大率論廟制劉歆之說頗是○或問昭穆說詳見宗廟條()【朱子】曰先儒之說兄弟傳國者以其嘗爲君臣便同父子各爲一世

補【[illegible]】格菴趙氏曰左昭右穆者死者之昭穆也群昭群穆者生者之昭穆也宗廟之禮非特序死者之昭穆亦所以序生者之昭穆○【朱子】曰始祖太廟門向南兩邊分昭穆周家則自王季以上之主皆祧于后稷始祖廟之夾室自成王昭王以下則隨昭穆遞遷于昭穆之首廟至首廟而止如周則文王爲穆之首廟武王爲昭之首廟凡新崩者祔廟則眘昭穆但昭則從昭穆則從穆不交互兩邊也又云諸廟皆有夾室(語類)○或問中說廟制處所謂高祖者何也未

子曰四世祖也世與太字古多互用如太子為世子太室為世室之類(語類)○問張髦昭穆之說曰非惟用改易經文纂之古者昭穆不盡稱宗唯祖有功宗有德故云祖文王而宗武王且如西漢之廟唯文帝稱太宗武帝稱世宗至唐廟乃盡稱宗此不可以為據(語類)

祧遷附毁廟

周禮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若將祭祀則守祧黝堊之

祭法 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為親踈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遠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曰鬼

或問兄弟相繼如何程叔子曰此皆自立廟然如吳泰伯兄弟四人相繼如何若上更有二廟不祧

則遂不祭祖矣故廟雖多亦不妨祧只祧得服絕
者以義起之可也(遺書)○張子曰古者公出疆及
太夫出聘皆載遷廟之主而行以此觀之則主常
存也然則當其祫時必皆取而合祭也(理窟)○又
曰既是壇墠則其禮必不如宗廟但鬼饗之耳鬼
饗之者血毛以為尚也(理窟)○嘉祐七年英宗即
位仁宗將祔廟司馬光等議以為太祖以上之祖
雖屬尊於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之世太上廟主
瘞於寢園魏明之世處士廟主遷於園邑晉武祔
廟遷征西府君惠帝祔廟遷豫章府君自是以下
大抵過六世則遷蓋太祖未正東向故止祀三昭
三穆已正東向則并昭穆為七世唐初祀四世太
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廟則遷弘農府君高宗祔
廟又遷宣皇帝皆祀六世前世成法也明皇立九
室祀八世事不經見若以太祖太宗為一世則大
行祔廟僖祖親盡當遷夾室祀三昭三穆於先王
典禮及近世之制無不符合(文獻)○宋朝自太祖
追王僖順翼宣四祖以來每遇禘祫祖宗以昭穆
相對而虛東向之位王安石以僖祖之廟與后稷
無異諸儒韓絳輩辨之不從時程顥為布衣亦以

安石之言為是熙寧八年禘于太廟以僖祖東向
紹興後董弅王普尤袤俱請正太祖東向之位未
克行先是英宗祔廟已祧順祖至欽宗祔廟又祧
翼祖及高宗升祔遂為九世十二室至是孝宗將
升祔趙汝愚當國欲并祧僖宣二祖事下朝廷議
尚書鄭僑等請祧二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諸儒
樓鑰陳傅良等皆以為可詔從之僑等又請立僖
祖別廟以順懿宣三祖祔藏時朱子在講筵獨入
議狀上召對稱善先生請再令臣僚議先生既退
廟堂已毁四祖廟而遷之矣時汝愚既以王安石
之論為非異議之徒懼其乾已籍以求勝事竟不
行先生時已得罪遺書汝愚云云及光宗祔廟遂
復為九世十二室蓋自昌陵祔廟踰二百年而後
正太祖東向之位別建一殿以奉祧主于大殿之
西隅歲命禮官薦獻焉今謂四祖殿者是也（文獻）

○**朱子議狀**畧曰今詳群議其說雖多而揆以禮
經皆有可疑如曰藏於太廟之西夾則古者惟有
子孫祧主上藏於祖考夾室之法而無祖考祧主
下藏于子孫夾室之文今既祧僖祖而以太祖祭
初室則夾室者太祖之夾室子孫坐正殿而以尕

殿居其祖考於禮安乎此不可之一也至於祫享
又欲設幄於夾室之前而別祭焉則既不可謂之
合食而僖祖神坐正當太祖神坐之背前孫後祖
此又不可之二也如曰別立一廟以奉四祖則不
唯喪事即遠有毁無立而所立之廟必在偏位其
棟宇儀物亦必不能如太廟之盛是乃名尊祖而
實卑之又當祫之時群廟之主祫于太廟而四祖
之主祫于別廟亦不可謂之合食此又不可之三
也議者特以其必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時暫
東向之故而爲此紛紛殊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
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兩廟威靈常若相爭於冥
冥之中而并使四祖之神疑於受擯彷徨躑躅不
知所歸令人傷痛不能自已也況僖祖祧遷於治
平而不過數年神宗復奉以爲始祖已得禮之正
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天全○周人以
后稷爲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故雖文
武自爲世室而百世不遷亦不待東向於祫然後
可以致崇極之意矣然今日宗廟之制未能如古
姑以權宜論之則莫若以僖祖擬周之后稷而祭
於太廟之初室順祖爲昭翼祖爲穆宣祖爲昭而

藏其祧主於西夾室太祖爲穆擬周之文王爲祖
而祭於太廟之第二室太宗爲昭擬周之武王爲
宗而祭於太廟之第三室太祖太宗又皆百世不
遷而謂之世室真宗爲穆其祧主亦且權藏於西
夾室仁宗爲昭爲宗而祭於第四室亦爲世室英
宗爲穆藏主如真宗之制神宗爲昭祭第五室哲
宗爲穆祭第六室徽宗爲昭祭第七室欽宗爲穆
祭第八室高宗爲昭祭第九室孝宗爲穆祔第十
室異時高宗亦當爲世室如太宗仁宗之制三歲
祫享則僖祖東向如故而自順祖以下至于孝宗
皆合食焉則於心安而於禮順矣至於古者宗廟
之制今雖未及議尚期異時興復還返舊都則述
神宗之志而一新之以正千載之繆成一王之法
使昭穆有序而合享之禮行於室中又善之大者
也(天全)○**小貼子**按禮家先儒之說兄弟傳國者
以其嘗爲君臣便同父子各爲一世而天子七廟
宗者不在數中此爲禮之正法若今日見行廟制
則兄弟相繼者共爲一世而太廟增爲九世宗者
又在數中皆禮之末失也故熹狀中所擬太廟世
數一準先儒之說固知未必可用若議者乃用今

制而及不詳考自僖祖以及孝宗方及十世太祖
太宗為第三世尚在四昭四穆之中今日祧遷只
合依孝宗初年遷翼祖例且遷宣祖然後為得乃
不察此而欲一朝無故并遷僖宣二祖又強析太
祖太宗各為一世既與哲徽欽高之例不同又使
太廟所祀其實僅及八世進不及今之九退不成
古之七允為無據熹既為此議續得元祐大儒程
頤之說云或以僖祖無功業當祧然今日天下基
本出於此人安得為無功業故朝廷立僖祖廟為
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熹竊詳頤之
議論素與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取之云云是
以見義理人心之所同固有不約而深合者今議
見司馬光韓維之徒皆是大賢其議偶不出此而
王安石以變乱穿鑿得罪於公議故欲堅守二賢
之說并安石所當取者而盡廢之今以程頤之說
考之則可見議論之公而百世不決之是非可坐
判矣天全○**朱子**與趙丞相書向来祧廟之議上
意已自開納而丞相持之不下便將太廟毀拆堂
諫所言亦未敢深以熹說為非但云未見本意欲
乞降出而丞相又不降出以此而觀其罪不在樓

陳而丞相實任之也夫紬始祖之尊置之別廟已不
使與於合食之列又祔遷二祖止祀八世熹固已不
議之矣而亦未敢盡其詞也今太上聖壽無疆方
享天下之養而於太廟遷虛一世畧無諱忌此何
禮也丞相以宗支入輔王室而無故輕納鄙人之
妄議毀撤祖宗之廟以快其私其不詳亦甚矣欲
望神靈垂休永國祚於無窮其可得乎言及於此
令人痛心疾首不如無生丞相其亦念之熹自此
不敢復通記府之問矣〔天全〕◐趙丞相既不取荊
公之說又不曾講究毀廟之禮當時除拆已甚不
應儀禮可笑〔語類〕○問本朝廟制韓維請遷僖祖
孫固欲立別廟何如宗子曰韓說固未是孫欲立
別廟如姜嫄則姜嫄是婦人尤無義理陳君舉亦
引閟宮爲故事先生曰閟宮詩今人都說錯耳〔語
類〕◐又曰見韓持國廟議都不成文字元祐諸賢
文字大章如此如何當得王介甫所以當時只被
介甫出便揮動一世更無人敢當其鋒着介甫廟
議只數句便說盡移動不得是甚麽樣精神文字
〔語類〕○**韓文公**禘祫議〔唐之先涼武昭王爲追謚
興聖皇帝爲生欽欽生重耳重耳生熙追謚獻祖

宣皇帝熙生天錫追諡懿祖光皇帝天錫生虎追諡太祖景皇帝虎生昺追諡代祖元皇帝即高祖之父)○(武德始立四廟宣簡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開元中詔宣皇帝為獻祖元皇帝為懿祖)臣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説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正元七年裴郁議以太祖百世不遷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非是詔下百官議李榮等議獻懿二祖宜藏夾室)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毁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毁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毁之瘞之(李榮等又言漢罷郡國廟韋玄成議太上皇孝惠親盡宜毁太上主宜瘞于園惠主遷高廟太上在太祖前主宜瘞于園不及禘祫獻懿比也惠遷高廟在太祖後而及禘祫世祖比也)臣又以為不可按禮毁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世不毁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以降始有毁瘞之議事非經據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刱立九廟(開元十年增為九室)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毁瘞而

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裴揖
議曰遷石室于寢園以藏主至禘祫則祭之臣又
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
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
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祔於
興聖廟而不禘祫（陳京陸淳等議云云後尚書工
紹等五十八申之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
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
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
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柳冕等議獻懿猶周
之先公請等別廟以居之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
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
墠去墠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
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已藏之主而復
築宮以祭今之所議正與此同又雖違禮立廟至
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
五說者皆不可故臣傳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
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
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
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世

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盖言子為父屈也景皇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韓昌黎集)

○**朱子**曰韓公禮學精深盖諸儒所不及深得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之本意可謂萬世之通法不但可施於一時也程子以為不可漫觀者其謂此類也歟

補 **家語** 孔子曰應為太祖者則其廟不毁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毁矣

記曰聖人設為宗祧以別親踈遠近

朱子曰僖祖自不當祧高宗時未嘗祧壽皇時未嘗祧太上時亦未嘗祧今豈可祧(大全)

禘祫

[illegible] 三歲一祫五年一禘祫者合也禘者諦也祫者大合祭於祖廟也禘者諦其德

而差優劣也

【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趙氏】曰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王制】天子犆礿特祫禘祫嘗祫烝祫合也其禮有二時祭之祫則群廟之主皆升而合食於太祖之廟而毀廟之主不與三年大祫則毀廟之主亦與焉天子之禮春礿則特祭者各於其廟也禘嘗烝皆合食○【石梁王氏】曰特礿者春物未成止一時祭而已於此時不祫也夏物初成則於此時而祫秋物大成冬物畢成皆可祫故祫禘祫嘗祫烝 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南方諸侯春祭畢則夏來朝故闕禘祭西方諸侯夏祭畢而秋來朝故闕嘗祭四方皆然 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

祫言夏祭之禘今歲禴則来歲祫祫之明年又禴不如天子每歲三時皆祫也○陳氏曰此章先儒以為夏殷之制然禘王者之大祭也今以為四時常祭之名何歟豈周更時祭之名而後禘專為大祭歟又周官制度云先王制禮必象天道故月祭象月時享象時三年之祫五年之禘象閏又云王制之言祫非三年之制也

祭法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唐虞三代加顓頊帝嚳為七代

喪服傳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註太祖始封之君始祖者感神靈而生若稷契也自由也及始祖之所由出謂祭天也

韓文公禘祫議已見上祧遷下○程子禘說一条已見上明堂下◎朱子禘祫議已見上宗廟下○

程子曰禘王者之大祭祫諸侯之會祭(遺書)◎[illegible]伯子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皆是合祭之義禘以

所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合食於其前是為禘
也諸侯無所出之帝只於太廟群主合食是為祫
魯所以有禘者只為得用天子禮樂故於春秋之
中不見言祫只言禘言大事者即是祫言大事於
太廟躋僖公即是合食僖閔二公之義若時祭二
有(所字)當言有事言禘於莊公只是禘祭言吉者
以其行之太早也(遺書)○叔子曰諸侯每年於四
祭中三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偏祭諸廟也(遺書)
○張子曰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為不
禘明矣周以祠為春以禴為夏宗廟歲六享則二
享四祭為六矣諸侯不禘其四享歟夏商諸侯夏
特一祫王制為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
時祀之數爾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正蒙)○
又曰享嘗云者享為追享禘亦其一爾嘗以配享
亦對舉秋冬而言也夏商以禘為時祭知追享之
必在夏也然則夏商天子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并
祫而五也周改禘為禴則天子享六諸侯不禘又
歲闕一祭則亦四而已矣王制所謂天子犆礿祫
禘祫嘗祫烝既以禘為時祭則祫可同時而舉嘗
侯礿犆(如天子)禘一犆一祫言於夏禘之時正[illegible]

一祭特一祫而已然則不王不禘又著見於此矣
下又云嘗祫烝祫則嘗烝且祫無疑矣若周制亦
當闕一時之祭則當云諸侯祠則不禴禴則不嘗
正蒙朱子曰王制猶礿祫禘祫嘗祫烝之說此没
理會不知漢儒何處得此說來禮家之說大抵自
相矛盾如禘之義恐只趙伯循之說為是○又曰
祫祭既不見男女異廟之文今以人情推之且不
若男從東方女從西方而太祖居南面男附其祖
婦附其姑雖一人數娶猶不妨東方虛其位以應
西方之數其次世則復對西方之配也理窟○問
祫祭考妣位朱子曰太祖東向則昭穆之南北向
者當以西為上則昭之位次高祖西而妣東祖西
而妣東是祖母與孫并列於體為順若余正父之
說則欲高祖東而妣西則是祖與孫婦并列於體之
為不順彼據漢儀中高祖向南呂后少西不復取
證於經文語類○禘只祭始祖及始祖所自出之
帝祫乃合羣廟皆在當以趙匡之說為正語類○
又曰程先生說禘并群廟之主皆祭之此說恐不
然故論語集解中止取趙伯循之說語類○又曰
禘是於始祖廟推所自出之帝設虛位以祀之而

以始祖配周禘帝嚳以后稷配之大禘嚳東向
稷南向語類○又曰吳斗南說禮不王不禘王如
来王之王四夷之君世見中國一世王者立則彼
一番来朝故王者行禘禮以接之彼本國之君一
世繼立則亦一番来朝故歸國則亦行禘禮此說
亦有理所謂吉禘于莊公者亦此類非五年之禘
也語類○又曰諸侯有四時之祫畢竟祭有不及
處方如此如春秋有事於太廟太廟便是群祧之
主皆在其
中語類

補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
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
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
宗武王

春秋杜氏曰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
之遠主當遷入祧曰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

〇[illegible]曰禘之意最深長祖與已未相遠絕祭禮亦自易理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段濶遠難盡感格之道今又推始祖所自出而祭之苟非察理之精微盡誠之極至安能與於此

追王 附上祀先公

太傳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

中庸 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

朱子曰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語類]〇問考金縢大傳疑武王時已追王曰武王時恐且是呼喚作王至周公制作方行其事如今奉上冊寶之類然無可證姑闕之可也[語類]〇

曰周禮祀先王以袞冕祀先公鷩冕此乃不敢以天子之服加先公故降一等直卿云恐不是祭以大夫之義先生曰祭自用天子禮只服畧降耳(語類)○又曰鷩冕祀先公但鷩冕旒王與諸侯不同天子之旒十二玉盖雖與諸侯同是七旒但天子七旒十二玉諸侯七旒七玉耳(語類)

補問古無追王之禮至周之武王周公以王業肇於大王王季文王故追王三王至於組紺以上則止祀以先公之禮所謂葬以士祭以大夫之義也曰然(語類)

三后并配

晉武帝追尊鄭太妃(簡文之母元帝後宮)為簡文皇太后○宋仁宗乾興元年祔莊穆皇后于真宗明道二年莊獻皇后(劉氏輔政)莊懿皇后(李宸妃帝生母)奉安于奉慈廟元豐六年陞附太廟○朱子曰僖公成風與東晉鄭太后一也皆所以著妾母之義(别制廟以祀之)至本朝真宗既崩始以三后并配盖自錢惟演佞仁祖當時羣臣亦嘗爭之為其刱見也後來遂以為常此禮於是乎紊矣(語

類)○又曰唐人配廟只一后餘后立別廟蓋古者
天子諸侯不再娶故次后與正后有名分若人家
則再娶亦妻也故可同祭伊川祭
儀祭繼室於別廟恐未穩(語類)
補(宋子)曰三后并配自本朝眞廟始其初議者
皆以歸咎於錢惟演後旣習見爲常亦無復有
議之者矣古人雖以子貴然庶母無係於先君
之禮如左傳書僖公成風晋書簡文太后皆以
於其子而別制
廟以祀之(語類)

先代帝王陵寢 附祭因國之主

(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宋太祖)詔先代帝王陵寢宜令所屬州府遣近戶
守視其冢墓有隳毀者亦加修葺○(程叔子)曰先
代陵寢不多有閑田推其後每處只消與田十頃
與一閑官世守之至如唐狄仁傑安杲卿之後朝
廷與官一人死則却絶不若亦如此處之亦與田
五七頃(遺書)○(開元禮)有司享先代帝王○(朱子)

曰如太公封於齊祭鷞鳩氏季萴逢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禮合祭他○又曰若不是因國也感他不得蓋為他元是這國之主自家今主他國土他無主後合是自家祭他便可感通(語類)

補 **漢武帝**因巡朔方還祭黃帝於喬山

追廢先后 附還復廢后

光武告祠高祖以呂氏王諸呂賊三王幾危社稷不宜配食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于園四時上祭○**朱子**曰呂后稱制與武氏革命事體不同光武追廢自其私意不得為中理也○**宋哲宗**廢皇后孟氏哲宗崩徽宗即位太后同政復孟氏為元祐皇后未幾再廢孟氏徽宗即位太后聽政有旨復孟后位號時有論其不可者曰上於元祐后叔嫂也叔無復嫂之禮伊川謂邵伯溫曰元祐后之賢固也論者之言亦未為無理伯溫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太后於哲廟母也於孟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為不可非上

以叔復嫂也先生嘗曰子之言得之矣(外書)

補郭后妬美人尚氏誤傷仁宗頰閻文應勸上廢之孔道輔曰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范仲淹曰光武失德何足法乎(宋名臣錄)

○哲宗悔廢孟后曰章惇壞我名節(宋鑑)

宗法

大傳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

張子曰天子建國諸侯建宗亦天理也譬之於木其上下挺立者本也若是旁枝大段茂盛則本自是須低摧宗之相承固理也及旁枝昌大則須是却為宗主如伯邑考不聞有罪只為武王之聖顧伯邑考不足以承大王之緒故須立武王所以然者與其使祖先享卿大夫之祭不若享人君之禮(理窟)○或問此事朱子曰所謂可與立未可與權此事最要權輕重若是聖賢便處得須是見他嫡長真是不賢庶真賢方得如他人見不到不如且守嫡長之說(或曰若嫡長不賢便只得付之命先

生曰是)○今宗室中多帶皇兄皇叔皇伯等冠於官職之上非古者不得戚君之意本朝王定國嘗言之欲令稱某王孫或曾孫如越王泒下則當云越王幾世孫如此則族屬易識且無戚君之嫌亦自好後来定國得罪反以此論爲離間骨肉今宗室散無統紀(語類)○又曰宗子只得立嫡雖庶長立不得若無嫡子則亦立庶子所謂世子之同母弟世子是嫡若世子死則立世子之親弟亦是次適也是庶子不得立也○又曰宗室給俸一年多一年駸駸四五十年後何以當之事極必有一變如漢法惟天子之子裂地而王嫡者一人繼王庶子則皆封侯惟嫡子繼侯而諸子則皆無封故數世之後皆與庶人無異

補(朱子)曰本朝哲廟上仚哲廟弟有申王次端王次簡王乃哲廟親弟當時章惇欲立簡王是時向后猶在乃曰老身無子諸王皆云云當以次立申王目眇不足以視天下乃立端王是爲徽宗章惇殊不知禮意同母弟便須皆是適子方可言既皆庶子安得不依次第今臣庶家要立宗也難只是宗室與襲封孔氏柴氏當立宗

今孔氏衆氏襲封只是兄死弟繼只如而今時却更做事不得奈何奈何如伊川當時要勿封孔氏要將朝廷所賜田五百頃一處給作一奉聖鄉而呂原明便以為不可不知如何漢世諸王無子國除不是都無子只是無適子便除其國不知是何如恐只是漢世不奈諸侯王何幸因祂如此便除了國(語類)

天子之禮

朱子曰天子之禮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間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微詔之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承左有輔右有弼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下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燕居有工師之誦史為書瞽為詩工又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

（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幾猶察其樂）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列廷爭以匡救之何謂六寢六宮曰王大寢一小寢五大寢聽政向明而治故在前小寢釋服燕食也故在後其小寢一寢在中四寢在於四角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土王之月居中后之六宮正宮在前五宮在後其制如王之五寢何謂三朝五門曰王宮之外門一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又曰虎門又曰畢門此鄭司農說也康成以雉門在庫門外而設兩觀）其朝在雉門之外者曰外朝在路門之外者曰治朝路寢之廷曰內朝（皐門之內外朝也朝士掌其法小司冦掌其政列三槐與九棘設嘉石與肺石而朝諸侯聽詔詢大事在馬應門之內治朝也司士正其位宰夫掌其法大儀正王之位而王日視朝在馬路門之內燕朝也太儀正其位掌擯相族人朝馬玉藻曰朝服以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主曰視朝於治朝而退聽政於燕朝矣雉門之外懸治象所以待民應門

之外設宗廟社稷所以嚴神位路門之外則九室九卿朝焉路寢之內亦九室九嬪居焉)外朝之法朝士掌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何謂貨賄曰有大府以受其貨賄之入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稍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宗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而金玉玩好玉府掌之良兵良器內府掌之王后世子衣服之用則外府掌之(大全)

補天子動靜以禮則星辰順序(綱目)

尊號

尊號之典唐始載於禮官宋每大祀羣臣表請上尊號(宋史)⊙陸贄奏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

奏之日已累冲謙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綱目）
◐神宗元年宰臣請加尊號司馬公奏尊號起唐
武后中宗之世遂為故事先帝辭尊號不受天下
莫不頌稱聖德其後佞臣建言國家與契丹常有
往来書彼有尊號而中國獨無是為深耻於是復
上尊號論者甚為朝廷惜之今陛下又在諒陰之
中考之事體似未宜受神宗納之遂不允群臣之
請（語類）◐朱子曰當時温公密撰不允詔書勸上
不受神宗便不受這只是神宗自見得若
不自見得雖温公也要如此不得（語類）
補朱子曰尊號始於唐德宗後来只管循襲若
不是人主自理會得如何說（語類）◐唐穆宗讓
尊號詔云強我懿號不若使我為有道
之君加我虛尊不若處我於無過之地

聖節國忌

唐明皇以誕日宴百僚百僚上表請每年八月五
日為千秋節改千秋為天長節（一曰千章）○誕節
之制起於明皇令天下宴集休暇二日肅宗亦然
代德順三宗皆不置節名及文宗以後始置節如

初○朱子曰聖節就祝壽處四拜張忠甫不出往嘗曰只怕國忌聖節去拜佛不得這也不往不實相似曰說國家循襲這般禮數都曉不得往往拜佛之事始於梁武帝以私忌設齋始思量聖節要寓臣子之意又未有箇所在奉安(語類)○國忌禱于相國寺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爲食素伊川曰禮居喪不飮酒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爲劉氏者左袒於是范淳父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外書)○朱子撰伊川年譜註云舊例行香齋筵兩制以上及臺諫官破蔬饌然以麤糲遂輪爲食會皆用肉食矣元祐初伊川以肉食爲非是議爲素食衆多不從一日門人范淳夫當排食遂具蔬饌子瞻曰以鄙語戲伊川伊川門人朱公掞輩銜之遂立敵矣是後蔬饌亦不行(大全)

補肅宗即位之初詔曰七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其日百僚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參賀朕於門內與百僚相見明日又勅賀儀宜停宰臣以古無誕降受賀之禮奏罷之○朱子曰臣伏覩今日瑞慶節前一日宰執百僚拜表稱賀竊

念壽皇梓宮在殯陛下追慕方新乃以與時講
行賀禮心實未安望速令免表亦不收接上廣
孝治垂法
萬世(大全)

世子誕降

補 內則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
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
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
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嗣子○世
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
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
曾子問 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

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無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某夫人之氏也◐又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春秋】子同生 國之主器莫重於嫡嗣故古者嫡子生必以禮舉之所以正國本係人望而絶覬覦之心也

天子車服

補[周禮]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鍚樊纓金路鉤樊纓象路朱樊纓革路龍勒條纓木路前樊鵠纓王后之五路重翟鍚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蓋○天子玉路圖

[圖說]云天子五路飾異制同玉路一曰大路言於金路為大金路一曰先路言於象路為先先象路次金路革路次象路故同謂之次路木路最後綴於次路之末故曰綴路方其以多為貴則玉路樊纓十有再就金路九就象路七就革路五就木路三就周官不言三就以其上而推之方其以少為貴則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次路七就綴路九就禮記不言九就以其上而推之就成也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輦車圖]王后之五路一曰重翟重翟雉之羽也二曰厭翟厭言壓也一壓於重翟故謂之厭翟三曰安車鄭氏謂安車坐乘

車四曰翟車正言以翟飾車而已其蔽無羽飾也五曰輦車輦車以人輓之蓋王后服褘衣則乘重翟服揄狄則乘厭翟服闕狄則乘安車服鞠衣展衣則乘翟車服褖衣則乘輦車輦車以入輓蓋宫中之車也

大戴禮王乘車則聞鸞和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在衡為鸞在軾為和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其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

馬氏曰造車之法軫方而象地蓋圓而象天輪輻以象日月蓋弓以象星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玉路以象德金路以象義之和象路以象義之辨革路以象義之制木路以象仁之質凡欲入君俯仰而觀之則思合天地之德周旋而視之則思合日月星辰之明出入不踰於規矩權衡言動不離於道德仁義此所謂器以藏禮禮以出信者也

朝廷之儀

周禮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

古者朝會君臣皆立君立於門屏之間門屏者乃門間蕭墻也今殿門亦設之公卿以下設位於廷中故謂之三槐九棘者廷中有樹處公卿位當其下也(語類)○又曰師氏居虎門司正朝虎門路寢門也正義謂路寢廷朝庫門外朝非常朝云云或問庫門外朝如何不是常朝曰路寢庭在門之裡

議政事則在此朝庫門外是國有大事詢及衆庶則在此處非每日常朝之所若每日常朝王但立於寢門外與群臣相揖而已(語類)○又曰古時偶品則拜謂如八品見六品六品見四品則拜宰相禮絶百僚則皆拜之若尊得此等舊例亦好(語類)○或問今入見宰相欲有所言未及出口已爲客將按註云相公尊重至有要取覆而客將抗聲云不得取覆者先生曰若是有此等無奈何須叱之可也(語類)○又曰舊時主上每日不御正殿然自升朝官以上凡在京者皆著去立候宰相奏事罷却來押班拜兩拜方了後來韓魏公不知如何偶然忘了不及押班便歸第御史王陶即彈之其後此禮遂廢(語類)○又曰舊時朝見皆是先引見閤門閤門方引從殿下舞蹈後方得上殿而今都省了問朝見舞蹈之禮曰不知起於何時元魏末年方見說那舞然或是夷狄之風(語類)○又曰叔孫通緜蕝之儀至於群臣震恐比之三代燕享君臣氣象大不同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語類)

補

周禮 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

夫群吏之位○朝士掌外朝之法

朱子曰論朝禮云如周禮所說古之朝禮君臣皆立至漢時所謂皇帝見丞相起尚有此禮不知後來如何廢了然所謂朝不坐又也有坐底(語類)

冊命

洛誥 王命作冊逸祝冊云云

晉孫毓曰今封建諸王裂土樹蕃為冊告廟篆書竹冊執冊以祝訖藏於廟及封王之日又以冊告所封之王冊文不同前以言告廟祝文當竹冊篆書以為告廟冊冊之文即祝辭也○內史掌策命諸侯及群臣者卿大夫既獻賢能之書王拜受登于天府其副本則內司掌之以內司掌策命諸侯及群臣也(語類)○又曰冊命之禮始於漢武封三王後遂不廢古自有此禮至武帝始復之耳郊祀宗廟太子皆有玉冊皇后用金冊(記不審)宰相貴妃皆用竹冊凡宰相宣麻非是宣與宰相乃是揚

告王庭令百官聽聞首則稱道之後乃警戒之此
禮唐以来皆用之至本朝宰相不敢當遂具辞免
三辞然後許之只命書麻詞于誥以賜之
便當冊文不復宣麻于庭失古意矣(語類)

補國朝之制外而三公三少内而皇后太子貴
妃皆有冊但三公而下嬪妃而下皆聽其辞免
惟皇后太子
用冊(語類)

巡守

問舜之巡守一年中遍四岳否曰一年遍巡矣(書
註)○又曰巡守亦非舜創立此制盖亦循襲將来
故黄帝記亦云披山
通道未嘗寧居(書註)

補 周官 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
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曾子問 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

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

【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而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

覲禮

【周禮】執冒以朝諸侯【鄭注】王名以冒以德冒覆天下也諸侯始受命天子賜以圭圭頭斜銳其冒下斜刻小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刻處冒其圭頭有不同者下其僞也 ○

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覜曰

視○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

【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依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為斧文亦曰斧依天子見諸侯則依而立負而南面以對諸侯

覲是正君臣之禮較嚴天子當扆而立不下堂朝是講賓主之儀天子當宁而立在路寢門之外相與揖讓而入(語類)○又曰覲禮諸侯行禮畢出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王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然後再拜稽首出自屏此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語類)○又曰天子常服皮弁惟諸侯來朝見於廟中服冕服用鬱鬯之酒灌神(語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合符於天子驗其信否(書註)

補【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

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凡諸侯入王則逆身于畿及郊勞眡館將幣為承而擯凡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頫省聘問臣子之禮也

經解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擯相之禮

問賓不顧矣曰古者賓退主人送出門外設兩拜賓更不顧而去國君於列國之卿大夫亦如此(語類)○又問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擯者五人以次傳命曰古者擯介之儀甚煩如九命擯五人介則如命數是九人賓主相見自賓以下列兩行行末相近如主人說一句主人之擯傳許多擯者說又交過末介傳中介中介直至賓之上介方聞之賓(語類)

聘享之禮 附圭

周禮 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雜記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半寸玉也藻三采六等

典瑞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 註玉器謂四圭祼圭之屬

問聘享之禮曰正行聘禮畢而後行享禮聘是以命圭通信必問仍舊退還命圭享是獻其圭璧琮

瑱非命圭也皮幣與馬之類皆拜跪以獻退而又以物獻其夫人凡三四次方畢所獻之物皆受但少問別有物面之又問庭實皮幣與馬皆陳之於庭實私覿既以君命行聘享之禮畢却行私禮參見他國之君也(語類)○問聘禮所言君行一臣行二之義曰君行步濶而遲臣行步狹而疾故君行一步而臣行二步盖不敢同君之行而踐其跡也○問私覿見於聘禮孔子行之而記禮者以為非禮何也曰胡氏以為若聘禮所記孔子所行正禮當時大夫僭於郊君於是乎有庭實旅百如享禮然此說是也

補

郊特牲 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

家禮源流續録卷之二終